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 1） ——《晚年周恩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家湾纪实》、 《国家的囚徒》、《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禁域·深宫话语联析

夏 刚

交往·统治中的“同志”相称诸态：非诚勿用、郑重其事和有口无心

“6.4 定风波”后脱影（虚脱阴影）而出“毛热回潮”，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红太阳》疯狂风靡畅销上百万盒。招魂感染力尤强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高歌“是您砸碎了铁锁链，农奴翻身作主人”，占领藏族语域的“您”在“文革”中选出的领袖赞歌里属天经地义。翻阅当年充斥“红色江山”的“神坛”老调就可知“你”极罕见，少数例外的有维吾尔族民歌《毛主席的恩情永远唱不完》的“你的恩情唱不完”⁵³²，及《红军想念毛泽东》的“革命战士怀念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等。后者“文革”前就登场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可解作尚未达到个人迷信，不如同以赣江流域为场景的“文革”歌《毛主席，江西人民想念您》，但红卫兵照唱“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看清”。

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革命歌曲大家唱》（1964）的目次，首先以黑体字标出《国际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东方红》，以下第 1 组为国、党、领袖赞歌（第 1 首《歌唱祖国》—第 24 首《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第 2 组（25—30）为毛泽东诗词歌曲，由此排列可见个人崇拜已出现而还没有凌驾于党、国之上。第 10 首《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藏族民歌歌词）的“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您”，和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组曲、维吾尔族风格的第 12 首《日夜想念毛主席》（陈书斋、曹起词）的“毛主席呀毛主席，明天就要见到你”相映成趣；饶有兴味的是另 1 首用第 2 人称表现毛泽东的也是少数民族歌曲——第 14 首《苗家之歌》（苗族民歌歌词）的“毛主席青天哟，你的恩情像水哟噢”。

供职于新疆话剧团的作词者（上述曹起似为曹起志）1959 年写成《日夜想念毛主席》，是受上年 75 岁的农民库尔班·吐鲁木如愿携带礼品随参观团上京受毛接见的美谈激发。“把那礼物送

给你,心里话儿对你提吧”与《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您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对照,分别用简称和敬称的必然性可想到授受关系或口语化程度,而“普天下的人民都爱你吧,想念(原先传唱作‘萨拉姆’)毛主席”的倾吐情思,还使人感到纯粹的亲爱之情表现毋宁不要带“心”的“您”,而从“愛”中去“心”的简体字“爱”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失为“大爱不拘”。另一引人深思的是这组 24 首中对领袖用第 2 人称的仅此 3 首,而纯汉族歌曲或是出于儒家式的敬畏、尊崇而回避直面相称、鲜有直呼其名。

抗大 1 分校文工团宣传干事沙洪作词、副主任王久鸣作曲的《你是灯塔》,1940 年于沂蒙山区问世后在共产党根据地及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唱。两个 20 刚出头的青年各用 10 分钟激情急就的这首歌亲切感人:“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反复)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开国大典上军乐队演奏后当月却遭上海市委宣传部下令禁唱,直到 78 年才以《跟着共产党走》为题重新发表。据传横祸由自 49 年“10.1”苏联文化代表团在北京闻后疑为抄袭本国悼歌《光荣的牺牲》,或是认为歌词中最后两句有以中共替代苏共国际地位之嫌,⁵³³⁾而用不如“您”敬的“你”的此曲的坎坷经历和经典复活都不无启示。

是非混淆、人妖颠倒、斯文扫地、礼义颓废的“大革文化命”中,“您”、“你”的敬、简又像好即了、了即好般地相对。1967 年春季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因造反派要砸而眼看无法及时开幕,亲飞广州调解的总理在宾馆用完晚餐后刚站起身,一年轻服务员走来说“总理,我跟你换像章”,周见她毫不胆怯就赞许地笑道:“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身边工作人员亦当作佳话追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⁵³⁴⁾汶川巨震后被救出的男高中生张口说“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镇的”,也引起淳朴可爱或任性奢求两种看法,而这一“君子动口又动手”正是简体“爱”的“无心”在日文中意味的天真、热中、索取。

“无心”的这串语义的无邪、发烧、豁出去在本质上统一,日文的另一“无心”——“心無い”(无情;不知趣;轻率)则易沾邪气。林彪领头“造神”带来的像章热也使“第 2 夫人”发狂,叶群为弄到 1 万枚像章去向毛 73 岁生日献礼而不厌其烦、不择手段地多方收罗,碰到戴自己没有的像章者就死皮赖脸地上去“抢”到自己手里,然后拍拍对方的肩膀道声“谢谢!”甚至多次化装到北京街上搜寻来往人们胸前的新式像章,一经发现就上前拦住以甜言蜜语索要,对方不肯就以多可至几十枚的旧像章去换。⁵³⁵⁾上述女服务员对总理的截获也是与身份不符的强行“交易”,周当晚休息时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换上备用的毛头像加“为人民服务”题字章,一厢情愿的伸手请求和不甚情愿的违心允许可谓一对。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中有赞曰:“人无完人,金无足

赤。但是，总理她老人家却近乎完人。林巧稚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那位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建国不久应邀赴宴时就对初识的周的领袖风度和谦虚敬佩不已，尤其感动的是要与协和医院某教授握手时对方未伸手，周却全无不快之色而若无其事地跟他交谈。披露此事的首都儿科研究所生化免疫研究室主任孙国贤当年就在协和医院受党委委派做林的统战工作，其丈夫吴群敢建国头几年任总理财经秘书时也住在中南海，一次骑车回家时冒失地蹭蹭几下超过了在步行的总理等人，到宿舍院里停好后反身才发现周在近处，周上前亲切地招呼“你回来啦！”使她无言以对。

跟周一道走的丈夫回家后狠狠地批评她没礼貌，不但不停下打招呼反而冲过去超前。邓颖超在孙 1952 年新婚时针对她自己承认的“小孩子脾气”开导要注意团结，出身于美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的她有上述举动也说明修养尚不够。总理夫妇对这位“西花厅的媳妇”的殷切⁵³⁶⁾确实堪称完美，对广州服务员的放胆索求有求必应又提示了关怀或恐会导致惯坏。那个女孩子称总理“您”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泼辣感觉，而“造反有理”的歪理造就的不知天高地厚在 2 年后荒诞地凸现于外交舞台：3 月 2 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 21 日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保密电话，亲自向设在通讯兵部的北京国际电话站要求接通毛的电话，居然被视工作纪律和国家安危为儿戏的胆大包天的女接线员大骂一通。

邓力群于未成“左王”的 1979 年有精辟论断——在纪念张志新烈士的讲话中喝破“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本次事件的电话记录就显示极左思潮和愚昧观念的影响如“毒奶”，先是生硬地回应柯“我不懂”；“你用汉语讲话吧！”又对苏方翻译出言不逊：“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柯西金是个大叛徒，是个大坏蛋，是个赫鲁晓夫分子”；“我就是首长”；“不行啊，你是苏联情报部吗？你想在这里搞什么玩意儿啊？”⁵³⁷⁾该“红色娘子兵”固然不知国内政治、外交战略都需对苏以和为贵，但擅自回绝就应为军纪、国法所不容。然而总理对此只是皱着眉头说“这样不行”而未深究处罚，徒然感叹“一个电话接线员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权力”，⁵³⁸⁾1972 年 2 月 23 日对尼克松提起时也有几分似说笑话地轻描淡写。

他详介柯不安地通过已成冷线的热线来电话要接毛主席（这时自己笑），接线员未经授权就答“你是修正主义者，不给你接”，柯说那就请接总理，接线员又擅自顶回去；事后我们才知道，当然作了批评，不请示就自作主张是不允许的。尼对此评论说接线员像是昨晚看的芭蕾舞的主人公，他们下了她的手枪，然后又发还，接线员受的处置也一样吧（周笑），这两个人都是为了大义而违背了命令。周对这番话称是。⁵³⁹⁾前夜由“文革旗手”江青陪同美国总统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认为暗含显示打败“美帝”支持的“蒋匪”之意，而“红墙宫内金花”也欣赏根据海南琼崖红军独立师女兵连事迹改编的该作品，在 1973 年 2 月 18 日深夜毛会见基辛格时自豪地插嘴宣称我们有娘子军连。

毛谑嘲那是演戏而你们要打仗来就赶紧跑去钻防空壕，⁵⁴⁰⁾ 尼克松敏锐地指出的今昔两例女兵违纪又是孙中山道破的“一盘散沙”的国民性之写照。同名电影中贫家女吴琼花反抗大土豪南霸天而出逃，抓回后遭鞭打被逼问“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时倔强地回答“跑！看不住就跑！”加入娘子军连后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按捺不住复仇心莽撞地向仇人开枪以致破坏了计划，为此挨连长批评后还嘴“我后悔，后悔我的枪法还不准”。分外眼红之余扣扳机时发狠私语的“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有助于理解国歌起首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尼联想到1959年在列宁格勒观看的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⁵⁴¹⁾，《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同为丫鬟的雁儿之刚烈也和那支“玉碎”的古罗马奴隶起义军相通。

通话近10分钟仍一无所获的柯对此“蛮横无理的人”恼火，当即叫驻华使馆转告自己受苏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委托要同毛通话；临时代办称接不通周恩来、陈毅同志的电话，但可通过中国外交部表示很想同毛泽东同志通话。大使紧急约见副外长而仅见到苏欧司副司长李连庆，没有寒暄、问候的对话充满火药味。中方严辞答复：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党同你们的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党已经堕落成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党，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义同我们党联系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对你这种无礼要求，我坚决拒绝并提出坚决的谴责；至于柯西金要同周总理联系，我可以报告。苏方坚决抗议上述讲话中对苏共的诬蔑，约见不欢而散。⁵⁴²⁾

双方缓和箭在弦上的紧张局势的意愿此后按灭了烽火狼烟，而意识形态斗争引起的交恶多年和中国陷入僵硬的教条主义所致的这两场阴差阳错或唇枪舌战中，不难看出苏方更迫切、真挚地表现了趋和避战志向，其标志之一就是正式交涉到内部对话中都称中国领导人为“同志”。中方称谓上的生冷则有“文革”中外交场合连“先生”、“阁下”都不叫的国情，1970年代初中国专家组到苏联验收运输机时指责“社会帝国主义”而招致苏方离开谈判会场，周恩来听汇报时指出外交须遵守国际惯例，即使是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宜多说伤感情的话。⁵⁴³⁾ 3月22日0点李连庆向对方临时代办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被周批评为打击面大、不准确（应为苏联领导集团），⁵⁴⁴⁾ 有趣的是李后出任大使的国度正是印度。

出人意外的是中苏互称“同志”曲折和奥妙都多，而且在论战交锋之中和兵戎相见之后都未抛弃。中国古代主要指同性恋的该词在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党内成为互称，国、共亦受俄国革命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沿用。意味深长的是中共建国头3个月里出于邦交伊始的审慎，领导人早已互称“同志”的两国在外交文书中却以“先生”相称，而中国的这一传统尊称不久又随着阵营同属而在国家关系中亦作惟一普遍的称呼。双方思想冷战加剧的1963年苏方电贺中国国庆时改变由领导人对领导人的传统，采取以苏联党和国家机关致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方式，周指示复电致谢照来电模式而在我方电贺10月革命节时再署人名，而避开称“同志”的机关对机

关的尴尬套路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扎根。

从1959年到两党和解的30年中双方基本承认对方仍属社会主义阵营，故外交人员即使相互指责也大致保持“同志”称呼。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苏联总理时见面就说：“您好吗？柯西金同志！”⁵⁴⁵⁾然而中国官方的低调简短报道仅提职称及“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不用苏联建议的“同志式的”修饰语⁵⁴⁶⁾也和6年前对方的别出心裁一样因深知认同的份量。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开创了关系正常化的新时代，中方沿用习惯称“同志”而非对应来访的首位头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先生”或“阁下”。具有讽刺性的是2年后戈氏辞去总书记及苏联解体使两国关系中再无互称“同志”的基础，中俄官方人士用国际标准互称“先生”、“阁下”又螺旋形地回归了建交之初。

毛泽东1949年12月至翌年2月访苏期间称斯大林为“同志”，斯对毛却报以尊称非马列主义者的“先生”。有违苏共与马列主义者交往的惯例的措辞又非口误，因他几个月前会见刘少奇时始终叫“同志”。苏方在安排座位时及发表的公报上都称毛“先生”，使毛的俄语翻译师哲费解而碍难质疑，可见称谓作为待遇表现能透视心底而属于敏感问题。毛后来批驳吴法宪虚捧“主席的伟大谦虚”而自称“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⁵⁴⁷⁾师哲也忍不住当众问斯公我们尊称苏联领导人“同志”而您为何称毛泽东同志为先生，一时窘迫的斯歉然地接受其提请而改作表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共产圈”内常规称谓，⁵⁴⁸⁾或许可以视为求“言顺”、“事成”而先要“正名”的有关大是大非的主张得以通过。

受苏共冷遇多年而耿耿于怀的毛对斯开口便说自己长期受打击受排挤、有话无处说，令对方有愧的讽语创伤⁵⁴⁹⁾可能也是斯最初不无生分地客气的原因。可与之参照的毛应对尴尬人、尴尬事的敷衍，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在张治中举办的欢迎酒会上猝遇江青前夫之一，听主人介绍“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后惊讶地瞪大眼睛，紧握对方的手说了声“和为贵！”一语双关家事与国事的此语颇显机智幽默，⁵⁵⁰⁾而毛50年初晤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上海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时见他深深弯腰表示谦恭，就一反爱开玩笑的常态而讷讷地说了句“你来了，很好！”使人诧异的平生罕见的不自然被联想人只有把对方真正当作对手时才会小心，⁵⁵¹⁾苏共党魁初识中共领袖叫“先生”大概也不无对异域领军人物的拘谨生硬。

毛对斯大林抱有敬憎交织的情结，因王明路线的根源正是他和共产国际的误导，抗战后他不让中共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建国前后又疑毛为“半个铁托”。⁵⁵²⁾毛多次坦诚地剖白过不悦，1957年11月14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主张以苏联为首时，为增加说服力而提及自身克服个人恩怨：“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⁵⁵³⁾邓小平回顾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的实质也是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的不平等⁵⁵⁴⁾，而斯大林已向建国前夕访苏

的刘少奇对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妥协的错误作过自我批评，其“胜利者……都是正确的”之言⁵⁵⁵⁾也给初见毛的心虚和虚心定了调子。

另一说称毛于中南海颐年堂宴请 70 余名工商界人士之际在入口处一一握手致意，轮到荣毅仁时开口先说荣老板个子真高，荣恭称很荣幸见到主席，他却目视对方额头，顺着自己的话题说身高差不多嘛，听对方答自己是 1 米 84，便称我也一样，这里面就数我们顶天立地。据云以幽默打消荣的紧张的这段话未知和上述记载孰实孰虚⁵⁵⁶⁾，江青婚后在陕北始终叫毛的“老板”⁵⁵⁷⁾作为肯定荣身份的称呼意味深长。容认“红色资本家”的周总理当场介绍荣总经理是少壮派，⁵⁵⁸⁾1993 - 98 年荣任国家副主席可谓“老板 = CEO (首席执行官；行政总裁；最高经营负责人)⁵⁵⁹⁾”的登峰造极，斯大林当年另眼看待曾称他为“大老板”的“少壮派老总”毛泽东，恐怕也有堪与己比高的出类拔萃之辈的敬、警。

“同志”脱离指同性恋的旧意而在晚清的革命党内成为彼此称谓之后，国、共均在党内通用以示成员志同道合的同心连。俄文亦有的该词早于建国前就在苏、中两党领导人之间互称，而开国大典翌日苏联率先承认中国后双方在外交文书中称对方领导人“先生”，毛首次访苏时和斯大林口头互称“同志”而苏媒体报道时称毛“先生”，据分析有双方在无先例可循及须摸索走向的情况下以中国传统的尊称慎重行事之意。而 1950 年初统一作“同志”后的相反的不可思议是直到苏联解体都继续以“同志”称，因指责背叛马列主义并不意味着否认对方属于社会主义阵营。89 年戈尔巴乔夫作为党政首脑访华时中方斟酌后沿用习惯，也有助于理解“名 = 命”、“名义 = 名即义 (定性)”原理及国际政治的机微。

1963 年苏方电贺中国国庆时一反领导人对领导人的常规，改为党、国家机构对相应机构的样式，此举被视作是为着避称“同志”及表示对中国领导人的不满。按国际惯例收电方应复电致谢，周恩来指示“复电照来电不署人名”、“在我方贺十月革命节的电报中再署人名”，年底中方新年贺电亦沿用旧习仍致苏领导人并称“同志”。翌年致苏联新领导人的国庆贺电用词上更热情，但苏方换汤不换药而使改善关系的愿望落空后又以机构对机构方式互祝。⁵⁶⁰⁾ 称谓上过招的暗斗和“同志”好叫口难开的尴尬已成过眼喜剧，而中方对苏首份外交文书及国书先于对方使用“先生”、“阁下”，又体现了周投石问路、摸石过河的外交作风以及先见之明，同时也可籍此透视其称张玉凤“您”的投桃盼李和老谋深算。

开国之日周向苏驻北平总领事递交表示建交意愿的外长名义政府公告，7 月对刘少奇答应新政府成立就建交的斯大林接电告后指示翌日宣布。2 日毛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照会后情不自禁地同他握手，资深秘书对此突如其来、前所未有的举动茫然不知所措，据称毛异常高兴是因苏兑现口头承诺而在全球率先昭告支持。⁵⁶¹⁾ 3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签发致毛主席国书任命首任华大使，其中首次对新中国领导人用“先生”称呼；20 日签发的致苏国书（新中国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史上第1份）对苏领导人称呼“先生”加“阁下”。⁵⁶²周恩来首次“发球”所用对外一律的国际常识措辞使双方初期彬彬有礼地互称，而毛对无“同志”的回应也兴奋是落实到文字之故，周特写谦称字条给张玉凤的魔效亦含“文”之“化”。

“先生”有因年长应受尊之意而又通中苏蜜月时代的“老大哥”之称，两国根本利益冲突导致决裂后撤除援助的苏联自然不复享受后一敬称，但无法算一家人、不再吃一锅饭的分庭抗礼仍是抗中有礼。1969年3月22日凌晨周恩来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开会商定以备备忘录形式回复苏驻华临时代办，鉴于当前两国关系已不适合用电话联系的情况而请苏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意向。下午毛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谈话，批评“我们接电话的人很厉害，……把人家的总理都骂了一顿，人家说是不尊敬我”，称“不要这样骂人。我们同蒋介石谈判也不骂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在赞同不搞热线活动的方针之余又问“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是不礼貌？”⁵⁶³

“文革”幽魂在外交战线上游离了中共擅长的“有理，有利，有节”，这套交涉、谈判原则的头两条又通同音的“有力”，最后1字可释为节度、节制和节奏、礼节而“有节”亦联“有礼”。字面和本质上都含节度、节制的礼节与节奏相加，就合儒教理想的治世手段——“礼乐”组合。“奏”加“手”旁即成“揍”的汉字之妙还提示了礼与兵仅隔出手与否的1层纸，“3.22 御前会议”上周、毛各引“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两国交兵，使者其间”，道出了须理解分庭抗礼仍要以礼相抗和力戒分道扬镳就死不往来。《史记·乐毅列传》云“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1963年9月6日至翌年7月14日的中共9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谓恶交声之绝唱，但仍未到交绝恶声而不乏称“修正主义头子”为“同志”。

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这组檄文中，1963年9月13日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称：“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值得玩味的是冠以3处“同志”（其间另有1处无）后转而连篇累牍地直呼其名：“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而连续37处简称后的末尾又恢复了“同志”：“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这年1月9日毛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曰“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以响箭形容的革命力量声讨果然迎来了那位粗人总书记失落。第9支“鸣镝”射出3个月后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而使赫公沦为寓公，他写完由家人偷运到海外问世（1970、74）的回忆录后于71年9月11日结束了77岁的生涯，恰逢《二评》发表8周年的2天后林彪成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周恩来抱最后一线希望叫空军调度员呼唤飞向境外的林座机返航，而8年前中共对赫公的上述奉告又和向“联合舰队”死党骗走的军用直升机的呼叫相共鸣：“回来吧！只有飞回来，才是一条光明的路，党和人民才会原谅你们！”“赶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只有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是正确的选择！”⁵⁶⁴⁾

对赫公称或不称“同志”似为先礼后兵、且打且拉的两手，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10大上的报告有另类区分对待：言67年1月13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同年3月“苏修另一个头目……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均注明《真理报》消息日期的言论不知后者是否出自柯西金，同为“苏修头目”却不点名有如林彪事变前后毛对“党内第2号走资派”邓开一面，及周以“黄埔情”软化台湾“副总统”陈诚而致其遗嘱（1965）不提反共、反攻⁵⁶⁵⁾。《二评》为之辩护的斯大林不称“同志”反衬出“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即对自家人及作古者无需客气而称“同志”未必意味认同。

9大后毛点陈、叶、徐、聂组成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分析中苏总理会谈，认为周对屈尊就教的柯西金宴请、恳谈、称“同志”并转达毛的问候是高姿态，4帅誉为典范的谈话⁵⁶⁶⁾符合左手打人时右手不忘握住对方手的外交常识。1933年11月20日19路军将领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协定联合抗日，12月5日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却以“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口号拒之门外，王明对应否同曾打过共产党的“坏蛋”蔡廷锴联合的请示称同他握手时应朝其脸上啐唾沫，⁵⁶⁷⁾连各走半边的松散同路的可能性都摒弃的偏激把我、友均逼上独木桥。中共“诤友”蔡郁闷辞世翌年的这幕“假面夫妻”仍“相敬如宾”称“同志”，吸取了跟人过不去便是让自己过不去的败笔教训。

1959年8月2日开幕的8届8中全会按毛事前定的基调以批彭德怀为主题，2天后毛发现人们连面对面批斗时也按20年来的习惯一口一声“彭老总”，想起彭曾在中央书记处会上当自己面主张不再唱《东方红》，对人吐露对毛不习惯喊“主席”，于是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及3个分组组长写信提出：“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称政要们立即领悟到其内“彭德怀同志”称谓的外交色彩，又有人想到下次路线斗争时千万不要以为被称作“同志”就万无一失。⁵⁶⁸⁾

1966年8月4日刘少奇在8届12中全会上以“五不怕”顶毛而遭翌日“炮打司令部”，7年前的同一天毛的那封信所致的彭、杨已先于刘被打倒。比他们和陆定一更早抛出的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事例，也证明毛提倡以“同志”代替职务或惯用称呼不过是意在摘乌纱帽或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光环后安幌子装门面而已。66年3—4月召开的讨论罗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众多揭发材料中，杨成武（副总长）、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和雷英夫的联名发言，就题为奇怪的《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⁵⁶⁹⁾65年12月8—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对罗突然袭击，据称当邓小平、彭真替他讲话时周的批驳中的称谓也有讲究：“仅他反对林彪同志这一条，就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罪行。……你罗瑞卿同志应该知道，对待林总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待主席的态度。”⁵⁷⁰⁾

1973年12月21日毛在中南海小礼堂客厅接见43名军委会议与会者时，先一一握手并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叙旧或问候、感慨的几句话，对韦国清说“老朋友”；称徐、聂两帅“向前/荣臻同志”而道“你是好人啊”；招呼朱德“老总啊，你好吗？”讲话中呼将领为“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回身对朱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指着新“军师”曰：“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我喜欢他。……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小平讲，……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⁵⁷¹⁾变幻多端的称谓也以随心调度的伸缩体现了其指挥的智慧，最后这句中对邓、罗均不加“同志”又耐人寻味。

接着的“我赞成他”表达了对当年对自己敬而远之的邓改变态度、转为欣赏，继而自责的“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没有主语像是半遮羞面自护，相对直爽的“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则含另一层微妙差别。罗不像贺曾有毛所说的“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要保护他呢”也既是真实又未必尽然。据称罗3月18日接中央通知要交待问题后为争取最后的辩解机会而给周打电话请求见毛，仅得回答“瑞卿，这个通知是经主席批准的嘛”就被挂断而致绝望的罗当天跳楼，⁵⁷²⁾即使无因果关系也可遐想倘以“同志”称呼是否能起到一缕维生的宽心作用，而毛给已死的贺以“同志”名分却未冠以尚在的罗或恐也有触及“文革”源头之故。

1966、67年“文革”爆发、“全面内战”应验了“赤马（丙午）红羊（丁未）之厄”，尤其“红羊劫”国难之年“2月逆流”、“7月流火”（流产的过火暴举）使“龙颜”震怒。毛泽东在长江3大“火炉”居中的武汉被军民造反肇事事实虚惊一场后，为避免惨剧升级而抛出“中央文革”3员急先锋以收拾残局，8月26日命抓王力、关锋而暂不动戚本禹。岌岌可威的戚9月4日上书向毛求救，竭力开脱与王、关的干系而表示要永做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7日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⁵⁷³⁾便时请告云云应在了戚翌年元月14日亦被隔离审查⁵⁷⁴⁾，给已被迫“请假检讨”⁵⁷⁵⁾的王、关冠以“同志”则说明此称呼玄妙如窗纸。

1946年在延安成为中共唯一的外籍党员的李敦白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任专家时，向局长机

要秘书王玉琳写情书说很高兴成为朋友并希望关系发展成爱情、最后结婚，而一言不发地当面摺下的回复纸条上的“亲爱的李敦白同志”就让他顿感麻烦。好在宣告“我们之间只是同志和朋友”的那位女党员在“王玉琳上”之后加了句：“又及，既然我昨天答应了你今晚陪你去中山公园，我当然还是会遵守诺言。”结果当晚约会中她未如预言的因对方有了别的想法而完全终止个人关系，接受求婚并于半年后的56年2月11日（除夕）组成家庭的圆满结局⁵⁷⁶⁾使当初的虚惊显得好笑。前加“亲爱的”又能解释通单作“同志”则确有婉言谢绝的淡漠，但当代中国的人际交往中既无“亲爱”又非“同志”也未必好。

林彪1959年在庐山“通气会”上通篇无其他常委称的“彭德怀同志”而用“他”代，以此方式划清界线⁵⁷⁷⁾所显示的无“同志”则不妙又不等于有“同志”则俱佳。有未经证实的“揭密”称72年国庆节前夕毛在中南海宴请近30名老将帅，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接言“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⁵⁷⁸⁾对前出“战友”是讽刺，也反证了“战友”冠“亲密”和加“同志”本应具有双保险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称共产党人绝不用无情的手段去对待劳动阶级的兄弟和同志，把对付敌人的态度和手段同对待自己同志和朋友的态度和方法截然分开，与“战友加同志”相通的“同志+兄弟/朋友”组合反衬出“同志”单薄。

称兄·呼友的“活动人变形”：大爱不拘、亲情有限或似是而非

刘少奇的共产党人修养论举“兄弟和同志”的血缘在前带古风，到解放区的客人和入组织的新党员除看到光明面和“家人”，还会由“家”里丑女婿或丑媳妇的丑话、丑态、丑事而怀疑“共产党人不是最优秀的男女吗？”云云，也有将党人格化、党将人性化的味道。林彪枪伤后遗症犯得最凶时难过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⁵⁷⁹⁾面对终身头号内患大敌作祟而发露的真情以质朴的呼唤超越了官腔，而理应一本正经的外交场合以准亲属相待有意外的“拉手”效应。1964年10月24日毛泽东致函阿尔及利亚领导人，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起草、毛改定的这封信开头称谓就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亲爱的兄弟：”

结尾部分接着“你答应到中国来，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郑重而诚恳地写“亲爱的艾哈迈德·本·贝拉兄弟，请接受我崇高的和诚挚的敬意。”称兄道弟的口吻抓住了非洲人淳朴而重情谊的特点，大国领袖的亲切措辞使对方无法不动情⁵⁸⁰⁾也是语言魔力所致。和蒋介石致函宋蔼龄（下述）一样在信中称宋庆龄“亲爱的大姐”的毛使出屡试不爽的亲情激素，在头衔及“阁下”尊称之后另起行的不拘礼节的称呼中冠以“兄弟”而极度拉近了距离；致“崇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高的和诚挚的敬意”时仍用不生分的“亲爱的”“兄弟”，而同样不见外的“你”又符合自己及国民的热情期盼。《论语》首章第2节就是有子曰“孝弟”为“仁之本”，而“亲爱的兄弟”正是仁义、礼乐元素调制出的悦人动心音符。

周恩来晚年的特殊活动之一是1974年5月20日宴请美籍华人黄谷春夫妇，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的黄是在北京旅游时提出见曾同窗天津南开学校的总理的。周对当月6日、11日、17日抵京的塞内加尔、巴基斯坦、塞浦路斯的总统，都因年迈病重而遵应尽量减少外事活动的医嘱而由邓小平代为主持欢迎宴会及会谈，故连奉命作陪这次未见报的私宴的熊向晖起初都不解为何特殊关照。周说明改变本打算不见之意是因看到问候信以当年称呼叫“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由此破格厚遇也可见称谓足俱一言可以动心的魔力，及过度谦恭客气亦反而会“满招损”的“逆说”原理。

黄走进北京饭店会客室时周迎上去握手致意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黄和周并肩坐在沙发后从皮夹里取出5张昔日的剧照说“送给你作纪念”，周依次看并说出5出戏的名目为《一元钱》、《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年差》。黄向困惑的熊介绍1915年11周年校庆会上演出了由多才多艺的翔宇编剧、导演并扮演女主角的《一元钱》，结果很受欢迎而以后又编演了几出；周解释当年封建思想严重决定了女同学不愿或不敢演戏而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扮。仿佛回到青年时代的周只顾“弹旧弦”而几乎忘了请吃西餐便饭的这场欢谈，⁵⁸¹从“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轻松愉悦反衬出拘于假面的“终日昏昏醉梦间”。

建国后周首次去羊城时收发室送来落款“张剑虹”并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恩来同志，今天来看你，你不在，说是开会去了……很想能见到你。你哪天有空，请秘书给我打个电话。”时任《解放军报》驻广州记者的张在第2次国共合作时期跟随周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多年，须防备特务监视、暗算的环境中集体亲如一家的感情驱使她专程前来看望老领导。周见留条后很高兴地说很少看到像这样以“同志”称呼自己的，并在请来见面叙旧、便饭招待时表扬她“保持了老八路的作风”。⁵⁸²在身为党中央、军委的副主席的往日他就提倡大家以表示志同道合的“同志”相称，这一观念可上溯到遗嘱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努力”的孙中山，2人的称谓革命却至今没有普遍实现而要再接再厉。

新4军军长叶挺皖南事变后被囚5年余而经中共交涉于1946年3月4日获释，翌日致电“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入党，中央7日复电稿上毛将开头的“叶挺军长”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一度改“同志”为“将军”后又改回），并加了“欣闻出狱，万众欢腾”等感情表现，⁵⁸³而“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等的“官腔”，和叶“在你们的领导之

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的表白称谓相称。形成对照的毛复电中的不对称事例是 58 年 9 月 10 日致胡志明，胡鉴于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帝态度顽固，来电询问“请您告诉我们：……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毛回复：“9 月 8 日来信（原文如此）收到，谢谢你。我认为：……贵国似可照常工作。”⁵⁸⁴⁾

中国人际关系的同心圆结构中自我居核心，邻圈是家族眷属及亲戚，再次是无血缘、非联姻但亦属自己人的友人，再外层是他人，比这类外人更远的还有敌人（或含竞争对手）。有趣的是“活动变人形”（王蒙“审父”小说 [1986]）的里外、远近转换怪圈，和“不打不成交”相通的俗语“不是冤家不聚头”，在《红楼梦》第 29 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中，就被自称“我这老冤家”的贾母用来形容宝玉、黛玉这对“不省事的小冤家”的缘分。“死鬼”亦指“当家的”（丈夫）等的昵称或开玩笑，同样证实了“打是亲，骂是爱”的“逆说”在中国乃常理。“愛”简体字作“爱”引出无“心”岂能有爱的疑问，但情侣、夫妻不互称“你+心”的“您”可谓“大爱无心”（仿老子“大音希声”）。

日语中“无心”含“天真”、“热中，专心致志”和“要，讨，索取”的多意，最后一层语义之不顾体面而言倒也符合前二者。无邪或有邪的这两种“无心”在爱称上体现可举出 2 个例子，前者是蒋介石与宋氏家族联姻前对拉媒牵线的宋家“内掌门”葛龄致函称“亲爱的大姐”，与结识未久的宋美龄鸿雁传书互称“亲爱的美龄”、“亲爱的哥哥”，婚后亦卿卿我我地呼对方“大令”（darling，即亲爱的）；⁵⁸⁵⁾ 后者是日本小说家湊佳苗（音译）新著《花链》（2011）中为借钱而写的信抬头作“亲爱的 K 氏”⁵⁸⁶⁾。日语“亲书”所指的亲笔信与汉语“亲信”的相近耐人寻味，亲书“亲爱的”可有截然相反的亲疏意味也是汉语多面体特质所致，毛对亲密无间到可光膀子会谈的胡“兄”⁵⁸⁷⁾不用“您”也顺理成章。

1972 年 9 月 13 日田中角荣以日本国内阁总理名义亲笔致函蒋介石“总统阁下”，一方面称日本政府、国民“钦尚”其“高谊优待”并“一贯励行与贵国之友谊”，同时又以国际情势剧变等为由通告将被迫与北京政府建交而不免与“贵国”间产生痛切的矛盾抵触，故而“敬请阁下至仁至公高谊”。以“谨祝阁下万寿无疆”结尾的长信中言“阁下”处另起行，“贵国”前一律空 1 字以示恭敬，且请多位首相的“思想指南”安冈正笃对外务省官僚的原案全面润色，如起首的“时值酷暑，贵总统阁下不顾高龄，老当益壮，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发展及亚洲的安定而日夜尽力，对此深感可喜”，改作“阁下鼎祺安燕履祉吉祥，为我久仰神驰”，就在阳明学家的点化下达到了无奈分道扬镳而有意尽心尽礼的高境界。

然而这套虚礼自然无法掩饰断交绝情的冷酷现实，年近 85 岁、3 年前遭车祸后身心低落已久的蒋读后气得发抖，强驱病体回信愤告不可“背信弃义，引狼入室”。⁵⁸⁸⁾ 由此也可见越对生分的外人越客气的规律还常见于外交舞台，相映成趣的事例是死前 1 年的毛泽东（近 82 岁）在病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榻上写信致歉。加蓬元首访华时他因健康原因取消会晤，对此不曾有的事态的内疚驱使他破天荒地亲自致函赔礼。在双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摸索着歪歪斜斜地写了9张纸的短信，仅从称谓上亦能感受到歉意非同小可：“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天不适，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 倚枕/1975，6，27”⁵⁸⁹)

熊向晖忆述故总理给秘书钱嘉栋的1份批示：“特急件 钱 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三十本，（明）今午交我，版未拆。周恩来 20/10 1971”他感慨交秘书办理时写“请”表明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是谦虚、尊重，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官架子；指出将“明”字圈掉写“今午”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而忘了时间，对“版勿拆”误写为“版未拆”而又罕见地未予改正，可见此际已非常疲劳；还称在对秘书的批件上也郑重地签署了全名并写明年月日，符合其一向反对懒惰、不负责的坏作风。⁵⁹⁰)林彪事变后百废待兴、百忙缠身中无暇校对而留下错误之例也有助于理解其后的周，而不忘写“请”及全名确是“当代大儒”过人的“非礼勿动”表现，同时可在上下级平等的背后窥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处世术。

1966年8月起任林彪秘书4年的张云生回忆叶群对他变相勾引，称呼从初来时（34岁）的直呼姓名、“小张”、“张秘书”升为“老张”，无心惹草沾祸的张则以“（林办）主任”之称暗请自爱。⁵⁹¹)他看破险机后故意开罪叶而得以逃脱险地是利用了“小人之交甘若饴”的“小人甘以绝”，但“君子淡以亲”（同为庄子言）所排斥的凡夫俗子的“亲密（日语作‘浓厚’）接触”，未必像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等“亲密战友”的弃之即废那样情谊轻易解除。毛在9大上安排河南革命委员会第2副主任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发言，并在他讲话前介绍“是我的老朋友”而使全场热烈鼓掌、大为惊奇。纪旋即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10大后升成委员，75年任副总理更证实了毛信任小于自己30岁的忘年交⁵⁹²)。

毛1951年视察许昌时赏识28岁的地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纪的坦诚、干练，67年在河南召见省革委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握着副组长纪手说“老朋友啦”，纪受宠若惊得高呼“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9大讲台上他10分钟内37处颂扬毛，⁵⁹³)由此红得发紫的腾达使人想到毛的“好学生”柯庆施对领袖的吹捧，及纪与同为山西籍的数位副总理中的华国锋、陈永贵一道被划入“凡是派”、“新4人帮”。陈伯达下台后毛任命纪为北京军区第2政委、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他对林彪掌握的军委办事组直言不讳称派“我的老朋友”来“掺沙子”，这一称呼不啻钦差大臣的尚方宝剑，以致他面陈“林总，你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打仗吗？”警惕其通天的副帅也谨慎地虚与委蛇而不表态。⁵⁹⁴)

上述1973年末毛接见军委会议与会者时同各人叙旧或问候、感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首先披露的是招呼时任广东军区政委的开国上将：“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

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该官方传记详录了毛对许讲的许多话⁵⁹⁵，而他单称小 20 岁且非“嫡系”、未入顶层的韦为“老朋友”，不知是为着委托关照自己格外倚重的许司令还是另眼看待这位壮族高干，而韦直到 89 年“平暴”的 10 天后寿终正寝时始终未受伤害也印证了毛的“老友”命硬。接着对成都军区司令秦基伟的“你刚到四川吧，……”的温度就低了几分，“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和“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的标点符号差异也饶有趣味。

毛对老师之首称“老总”并言“你是朱，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指着前总书记说“这位同志也是。……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⁵⁹⁶寥寥数语中频出的感叹号和怀旧“朱毛”颇具动情印象，直接对话的“我跟你”和对众宣称的“我喜欢他”，和同指 2 人的“这位同志”之后又称邓为“此人”并特报姓名，或是为着强调“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但又有点把将帅相当车马炮乃至兵卒任意兵卒摆布的大腕小玩味道，其嬉笑言谈正如刘禹锡《竹枝词》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与之相关的是 1972 年 8 月 14 日对邓 3 日来信的批语中，除了“邓小平同志……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⁵⁹⁷也堪玩味。

1970 年庐山会议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不慎附和林彪等关于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 8 月 25 日严斥“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9 月 15 日则在其第 2 次书面检查上写下表示满意的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从公事公办的“汪主任”前加劈头质问的“你”到随和宽松的“汪东兴同志”、“东兴”，生动地显现了称谓不论有意与否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人际关系的亲疏、张弛等。汪在毛怪罪时忙不迭地辩解“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⁵⁹⁸对领袖的简称“你”和对亲信直言“你汪主任”都带自己人圈子味道，由此引发思考相反的“我某某人”对“您”的表现。

1962 年 4 月 25 日周恩来致信毛：“望能约常委（林总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⁵⁹⁹以“总”尊称林的周据称 71 年 4 月 27 日向他传达毛要求如身体可行则请出席“5.1”焰火晚会，林对毛抵触而以不回答拒绝；节日之夜毛上天安门后周 3 次和林夫妇通话，最后求“能否看在我周恩来恳求您的面子上，即来，否则影响太大、太大”，⁶⁰⁰结果姗姗来迟、提前离去的林始终不跟毛打招呼。当众拂领袖面子的倔强难以置信，但可想像如周不使出浑身礼数，恐怕他连露面敷衍都不肯。可信度低的该报道还称 58 年林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就自戒“要避润之”，撕掉毛“请接受委托”接班的批示报告说“我不想倒在润之之前”，⁶⁰¹即便有创作成分也能启示以字称呼“亲密战友”未必如胶似漆。

《毛泽东传》记述 1957 年 3 月 21 日离沪前“约复旦大学教授、他的老朋友周谷城畅谈”⁶⁰²，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11年后8届12中全会上毛提出要保的一批教授中就有复旦的周和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⁶⁰³，有趣的是《毛传》提到交往的“老朋友”、“友人”有同为湘人的周、刘（谈、苏则是浙江人）。周和毛在湖南省立第1师范共事的经历使他不同于毛建国后结识的刘而在“友”前冠“老”⁶⁰⁴，2人的专业（历史、文学）也远比谈、苏（遗传学、数学）与毛有亲缘。《毛传》建国后篇里和这组并非奇巧的“浮雕”形成对照的蹊跷“拂掉”（抹消），是不见同出席中共1大的湖南籍老友李达（哲学家，建国后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而23年脱党、49年恢复党籍的李恰恰是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的旷世狂士。

毛1958年9月10日在武汉告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李达是我党的老同志，比我大6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随时可见，不要挡驾。李来后指出《人民日报》刊载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唯心的错误口号，“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又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会要遭受大灾大难了。”毛感到如此冒犯是热昏而反驳“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不欢而散之际吩咐“小梅，你送李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归途车中李对“My dear Xiao Mei（我亲爱的小梅）”宣泄不满：“毛泽东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和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

梅回东湖宾馆后毛说：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作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和李达干起来了；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主义，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梅听他对晚辈、下级说的这番话很受感动，趁机把李车上的话告诉毛，毛很动感情，叫梅教他英语中“我亲爱的鹤鸣兄”的发音，然后说：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这次我自己也没有洗刷；你告诉李达同志，改日我们再谈，感激他的帮助。梅如实转达后李感慨“还是润之气象大”，⁶⁰⁵但以老同志、诤友的特殊身份进谏而使毛清醒的这一幕，此后就不见在二者之间或之外重演。

1966年6月10日省委定李为全国高校初“揪”的武大“三家村黑帮”首领，7月18日又当作“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开除党籍。遭批斗、隔离的李听说毛已到武汉即写信求主持公道，落笔时为称“润之”还是“主席”颇感矛盾，反复思虑后认为直呼其字已不合时宜，就以平生首次用的尊称写下“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不料请校“文革”工作队递时毛已离开，8月中旬辗转送到后毛批示解决其困境，奄奄一息中22日始得允许就医的李2天后身亡。⁶⁰⁶天知道倘若呼“润之”是否会叫人领悟“鹤鸣兄”不一般而速呈，但39年前的8月底湖南省委为秋收暴动复信中央直言“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⁶⁰⁷，又提示了屡见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境况中称兄道弟也未必奏效。

毛整肃彭德怀时为削平军内林立的“山头”而指示不叫“×总”而称“同志”，此际呼唤红军总司令为“老总”除了显示亲密大概也因对方早已失去威权。然而1975年7月23日朱异乎寻常地派秘书给送来致“润之兄”的亲笔信，恰逢中共1大开幕54周年的这天接受白内障手术的毛，对所揭露的《红都女皇》等问题震怒而批示斥责江青，也有“总（司令）主（席）”之“同志加兄弟”关系的特殊作用。延安时代警卫员叫毛“老头儿”似失敬而实至亲，乾隆帝闻有人以曾使明太祖微行中大怒的“老头子”之称来密呼自己而质问官员，听到巧妙圆解成“万寿无疆曰老，首出庶物曰头，父天母地曰子”就粲然⁶⁰⁸。当年国民党“老人”私下戏称蒋介石“老头子”⁶⁰⁹，亦带对字面含义的资深首领的敬畏。

蒋统治大陆、台湾各22年、26年的手腕中有和毛泽东相似的驾驭“群龙”术，对属下因人因时而或呼官职、或叫别号、或称兄道弟的“魔杖”可谓有规、有贵、有诡：对陈诚、薛岳、张治中以字叫“辞修”、“伯陵”、“文白”；对李济深、程潜在字后加“先生”，作“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在字后加“兄”字，称“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对冯玉祥一般叫“焕章兄”，官场上又称“冯副委员长”；对胡宗南叫“宗南弟”；对白崇禧、刘斐直呼官衔“白副总长”、“刘次长”；对戴笠则由抗战前夕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科上校科长唤作“戴科长”，使这位特工王独享与众不同的亲切感。⁶¹⁰拿捏分寸微妙、精到的远近高低各不同，有助于理解身在此山中者往往任其摆布。

和对白的生分相反的对胡的青睐在与胡交情最深的戴身上极度体现，看似低微的“科长”显现了另眼看待识途的老马前卒。戴从总裁的总体心裁中体会到称呼大有讲究而揣摩出对蒋用多样称谓的窍门：在军政大员和党务人员面前分别称“委座”和“总裁”；公开讲话中统作“领袖”；在黄埔军校同窗间称为“校长”；对地位同级者叫作“老头子”。⁶¹¹含“父子兵”情的“老头子”在张学良对“蒋先生”的冲突中又用于“审父”棒喝，反对“安内攘外”而激烈争论时就怒言“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⁶¹²该称呼的另一面见于“家长”陈独秀被“停职”失势而“不视事”后，“8.7会议”上中央委员任弼时以“久病无孝子”般的不耐烦，直截了当地提出“老头子可去莫（斯科）”的打发方案。⁶¹³

日本人的“四怕”中排在地震、雷、火灾之后的“老头子”（写“亲父”，读oyaji），源于称台风的广岛方言“大山风”（发音ōyamaji）而古代指海上袭来、席卷列岛的风灾，后改言父亲也符合封建家长制的震天动地、如雷贯耳的威力。1989年即位的明仁天皇11岁上经历战败后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加上温厚的性情而使他听记者背后叫自己“老头子”时还欣然凑趣说“老头子在此”。⁶¹⁴这种融洽也见于67年9月许世友从对抗造反派而暂栖身的大别山抵京时，停机坪上杨成武老远就双手抱拳喊“许师傅好”，许过去使劲抓住手臂而捏得那位代总长求饶。⁶¹⁵许早年投身少林寺练武而来的“师傅”译名和“师父”音意皆同，“师傅”2字还使人联想到“伟大导师”

对其长年老保健医傅连璋的言旨待遇。

毛泽东1966年9月3日对傅8月28日上书诉苦求援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⁶¹⁶9年后7月25日对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告御状”，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⁶¹⁷江青等力图扼杀故事片《创业》的倒行逆施被语气严厉、明确具体的“御笔”顿时封杀，而相近的“无大罪”判定却未能令林彪等伸向前“御医”的魔爪退缩，反而留下了“人民的大救星”连救命恩人的命都救不了的疑团。远不够斩钉截铁的“酌处”、“似应”恐怕会给加害者以爱莫能助的印象，深究起来“此人”和“此片”也形似而未必质同，至少毛对决意力保的对象会施法宝而不至于任其置于死地。

恰逢“钦准”《创业》过关的8年前的1967年7月25日，跳出武汉的激荡漩涡后头脑冷静下来的毛代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其中强调“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被林、江两伙打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的陈在劫后回忆该电文，感慨特加的“同志”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⁶¹⁸反之也能认为但凡并非“爱，莫能助”或“爱？莫！”的非不能、而不为，以这类魔杖去排除魔障在领袖掌中其实只是弹指一挥。有无可决定存亡也可见“同志”语重千钧，同时亦需留意不带“兄弟”或“朋友”的“同志”尚不够保险。

韩素音在《长兄——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建设 1898—1976》中讲述，红卫兵代表团访阿尔巴尼亚归来时礼宾司官员李连庆忘通知原定去接的陈伯达飞机降落将改机场，得知变更的周听说疏忽后脸色十分严峻地道：“同志啊，同志，你不知道给我找了多大麻烦。”面对中央文革小组可能借机指控蓄意破坏而致周反复检讨的被动，他沉思片刻后吩咐赶紧发通知降低从本次起到机场接团的规格，以便中央领导同志从繁重的迎送等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考虑大事。使陈等人舒服的这一见风使舵被《真假周恩来》贬作为掩饰过失而不惜改变国家规定⁶¹⁹，和对身边工作人员多呼姓名或叫“小×”的亲近相对照的“同志啊，同志”，也像“你好……”可引伸出“你好狠！”那样兼具暖和冷、柔和刚。

诸多回忆录中周称秘书、卫士、专属医护罕见“群敢”之类的去姓呼名，可理解为保持适度距离以免显出亲疏差别的处世之道。毛泽东戏称为“娃娃”、“洛阳才子”的雷英夫建政后任周的军事秘书、顾问，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连轴转之余散步换脑子时周问他“雷英夫，你最近在干什么？”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彩排后周主持座谈征求意见，雷带去看彩排的女儿冒出来插话说吴清华被追时原地打转和剧情不协调，雷怒训“你个小孩子家懂得什么？竟敢在总理和首长、专家们面前胡说八道”，周立刻制止说“唉，雷英夫，你这是干什么”。⁶²⁰雷66年8月在

林彪授意下写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而在特别法庭判决书中留下污名，周对他惯用全称的非绝对亲信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有淡交自保功效。

《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近尾声的访谈《张瑞嵩：我为总理飞专机 悠悠往事长相忆》，追忆了作为中国民航首任飞行大队长、局领导干部与周长年多次的至近极亲交往。文中首次出现对自己的称呼是1958年初周在首都机场看到一群工作人员费力地推舷梯，就回身拉住张的手说“瑞嵩，你看，我们能不能改进一下呢？……外国人看见，像什么话呢？”语气沉重而令熟视无睹的张惭愧的这番话直呼其名，是和相对于外国人的“我们”类通而稍异的视作自己人的“话理”（这一造词指说话者的心理、话语表现的原理）。69年9月4日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后当晚回国途中穿越雷雨区后周说“瑞嵩，你们辛苦了”，和张以简称答的“总理，……脱离危险了，请你放心”都有不当外人、亲密无间的味道。

盛行“红海洋”的“文革”中周到机场接越南总理范文同时，见给人家乘的“伊尔-18”专机机身上赫然大书“毛泽东思想普照全世界！”就一把拉住张说“瑞嵩同志，你们写这么一条大标语，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吗？”张等高兴地通知贯彻总理指示而连夜涂光了飞机上、机场内客人能看到的全部标语，正中下怀的指示中郑重其事的“同志”和分清彼此的“你们”都符合时代精神、自身立场。这段文字中言外宾的“人家”在上述高危飞行中以另类形式出现，卫士张树迎见随时可能遭电击的险象就想上前提醒，周制止说“别去打扰人家，瑞嵩他们会有办法的”。从呼名就可知不把张当两家人的周事后告他“小张还要去给你们帮忙呢”，比张瑞嵩小3岁的张树迎已41岁而仍作“小”也是昵称。

林彪事变后的10月10日周陪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从北京飞赴上海途中，周听报告要过长江时细看下面入海处仍不放心的说“瑞嵩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像呀。”1954-74年多次为首长、国宾驾机的张头一回见周如此谨小慎微和多疑也是情有可原，行前盯问机组人员“你们都是党员吗”所凸现的托付性命须信赖的关系亦可解释“瑞嵩呀”。以和“简称”同音的“间称”（此创语指人际距离权衡）来辨析敬称和径称的辨证关系，可注意到73年9月9日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波音”机在北京上空发动机着火的危局中，从塔台指挥到民航、空军、总参领导都不敢作主的情况下张毅然下令同意放油、着陆，当夜周在召集的有关人员紧急会议上开口就大声表扬“张瑞嵩同志，……我非常感谢你！”

1974年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周指示民航请法国航空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帮忙，事后又嘱咐“瑞嵩呀，人家这么肝胆相照，我们也要有所回报呀。你代表我，请他们吃顿饭”。表示感谢时的“我”对“你”也含“相照”、“回报”性质，而称“你”或直呼姓名有时带“言者不善，善者不言”的特征在此文中表现为：周那次讥笑连高空放油即刻挥发而无害的常识都无知的副总长“你这个人真不懂行”；56年6月毛从武汉飞返京时遇雷雨云，坐镇机场指挥的空军司令刘亚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楼见在前探气象的飞机先到后机组人员往汽车里钻，就扯着嗓子喝令：“张瑞蔼，你不能走，主席还没落地呢。你给我到塔台上来，今天出了问题，我可要你脑袋！”毛专机终于平安抵达后刘冲过去喊：“主席呀，你吓死我喽！”

日本作家米原万里在《是不忠实的美女，还是贞淑的丑女？》（1994）中，记述了作为俄语口译名家对外语沟通的难处和趣处的体验和感受。其中引用一位格鲁吉亚出身的俄罗斯学者提及的言语转换障碍——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疑惑》（1919）中妻子临死前连说了几次“あなた。”（你），丈夫“在这句话里感到了无数的意味、无数的感情”，而百感交集的此话被俄罗斯翻译家直译为“BbI”（你）并加省略号，不料这样一来读者领悟的潜台词就成了“我死前非说不可：你这狗畜生！”⁶²¹曾任毛泽东等的日语翻译、新华社驻日首席记者、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德有，在比较语言差异、分析思维方式的《日语和汉语》（2006）中，也言及了与之相映成趣的两国第2人称代词似像非像而引起的文化错位。

话说是某日本话剧团访华演出《女人的一生》（森本熏创作，1945），演到女主人公和长期分别的丈夫回到家，丈夫在立春前夜按习俗撒豆驱邪时突因脑溢血昏倒，妻子跑来抱起他惊叫“あなた，あなた！”这一高潮中的疾呼被同声传译翻作“你，你！”而使中国观众莫名其妙，因为听上去像是非难而不符合悲剧场面，此际中国习惯是叫丈夫名字或“（你）怎么了！”⁶²²汉字写“贵方”的“あなた”原自同音的代词“彼方”而同为指第三者的敬称，近世以来成为敬呼长辈、上司或同辈的称谓（但在当代敬意成分淡化），还是夫妇间妻子对丈夫的称呼。以“你”去套最后一种用法难免陷入误区，而本来就不如“您”恭敬的“你”在此被认为不无敌意色彩，则构成与同为联合国官方语言的俄语的奇妙相通。

股野宏志在《天气预报的今昔》（2008）中提出值得深究的有趣对比：日文“天气”作为总称又指好天，西洋语言则指坏天，如拉丁语系的法语的 *temps*、意大利语的 *tempo* 均以“时间”的本意来表示天气，和来自拉丁语 *tempestās* 的 *tempest*（暴风雨）同根，在这些圈域里坏天被当作一时的（*temporary*）现象；英语的 *weather* 和德语的 *Wetter* 都有“天气；坏天”双义，语源意为风吹雨打。⁶²³联想到汉语的“天气”也含发怒之“气”而类似非性善论的西洋语言，以不与人善的俄式思维对照“宝玉，你好……”则可发现，“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不好不理事？你好好睡觉？你好苦？”这些正反两面的推测均可成立，而类似林黛玉那半句话的周恩来的“天鹅之歌”孰愿孰怨就只有天晓得了。

敬称“您”和径叫“你”的大相径庭：求情呼救可得宁或致拧

据报中共 2004 年启封的邓颖超日记里录有周病危期间的谈心，其中 1975 年 10 月 3 日哀叹

建国后不断的政治斗争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⁶²⁴⁾“文革”前期党内排名仅居其下而列第4的陈伯达更是一介书生，受林彪委托起草9大政治报告时侧重以经济建设实现民富国强也和周不谋而合，而讨论张春桥等所拟稿时反唇相讥为伯恩斯坦式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就使被戳痛的毛狠批而埋下了翌年庐山会议上当整林的替罪羊抛出的祸根。大半生为领袖起草文稿的陈见毛原封不拆地退稿便不禁伤心大哭，⁶²⁵⁾受尽“老头子”摆布、“宫廷派”凌辱而失望地走向归宿的命运和周的悲剧不无相同。

陈对毛或也经历了“你好”到“你好狠”的感情变化，他1980年受特别法廷判刑18年后又被胡耀邦的开明政策与林彪、“4人帮”区别，获保外就医、假释待遇而于刑满释放后的89年9月20日病故。其前带书生气“逆君利命”而走向失望归宿的赵紫阳辞世的2005年，其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由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刊行，涉及的政要中对邓小平、薄一波、陆定一、田家英、胡乔木、李锐都有微辞，对周恩来则予以肯定评价且不乏感激。有论者谓周在别人失意时往往表示并无实质性帮助的温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廉价的甚至做作、恶意的，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落败者仍能感受到温暖，陈这样文人气质甚浓者尤其如此，这也是周能聚拢大批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⁶²⁶⁾

陈从庐山回京后想求毛和中央宽大一些，但毛和康生对他三番五次的电话推托不接，只有周当即回应并实告已无法缓和，因为汪东兴交出了陈帮林搜集的恩格斯、列宁、毛论天才的语录。“他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顺口人情、举手之劳使天下归心正是周的另有一功，女儿余金秋为特约编辑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叙述和黄、李、丘在人民大会堂被捕时，主持的总理宣布停职反省的决定后说：“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有人照顾，老婆孩子只管放心，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然后和叶剑英等像老友话别般同“4大金刚”紧紧握手。

陈倒台失足后周为防殃及林彪而煞费心地通夜校阅其讲话并致信康生：“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如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代亲收。此举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慰。”《晚年周恩来》披露的此内幕可作周为庐山纷争惟一大赢家的注解，这类用心良苦的暗中呵护于公、私都能博得好评、感激。他对林彪阵营的软实力还见效于无直接关系的副帅秘书，才到毛家湾3个月的张云生接南京军区副司令张才千电话就机关受连队冲击告急时，碍于林夫妇休息时不得叫醒而把总理当作救星，接通电话后听“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位？”就深感“总理总是这样谦逊”，周慷慨承揽处理这桩麻烦更使南、北京“两张”钦慕。⁶²⁷⁾

《毛家湾纪实》的可贵之处也在于引人管窥了权力顶层话语空间，如作者在回答周上述发问时说“我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张云生”，措辞和日本政要秘书对外言主子多回避敬称的谦逊相通，相反若用“林副主席”则不免产生狐假虎威的感觉。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通话中往往也表现出双重的“天衣无缝”——看似天真无邪而实则技妙无迹。让张秘书开眼界的一例是对“15楼”“老夫子”即陈伯达的秘书：“王秘书吗？你好！我是叶群。伯达同志休息了吗？……啊，刚休息。王秘书呀，我求求你好吗？……就是求求你，不是客气。……我想和伯达同志商量一下，请他帮助出个主意。可是太不巧，伯达同志又休息了。你看怎么办呢？……那太好了，你叫伯达同志接个电话。王秘书，你真好，我太感谢你了！”

一反和工作人员讲话时的严厉口吻的轻声柔语，使张觉外界有人吹捧她“热情”、“谦虚”果然事出有因，其拿手戏就是“当什么人说什么话；用着你则奉为上宾，用不着你则踩在脚下”。陈出场后叶仍是一派甜言蜜语：“伯达同志，打扰了你休息，我太不安了！……我想求你帮帮忙；……不，林彪同志非常尊重你，……真的。……你帮助出个主意吧？……这太好了！你不愧是老夫子。……”放下电话后即收起笑脸而板起面孔，吩咐首长起床后报告陈来电话建议在军委“8条命令”里加“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林批呈给毛的最终送审稿增提路线的主意本出自这位林办主任，但她顾忌被人说林事事由老婆当家而挖空心思绕弯做戏，功夫不亚于当年以舞台内外演技叫毛拜倒裙下的江青。

林写“即送主席批示”并嘱中午务必送出的急件，叶为“把关”压下等林醒来并叫秘书借口主席在休息而只能下午送，还让拒绝谎报军情的秘书跟毛办打听已休息否，得知在工作后就想到拉毛多年的“文胆”配合暗渡陈仓。⁶²⁸高文谦分析1973年秋总理遭批“右倾投降”的“擅自接受核保护伞”的真相，由警卫秘书的证言发现是“上帝在睡觉”（毛办人语）而周不敢叫醒。欲捏造“上帝”作息情况来骗就寝时亦绝不容打搅的“亚帝”可谓胆大妄为的瞒天过海，叶向秘书算后账批评办事不灵活教训分辨说不该撒谎的对方：“撒谎有两重性：有革命的撒谎，也有反革命的撒谎。为了革命，撒谎也是必要。”⁶²⁹这段诡辩又使人联想周40年前的名言——为了革命利益而在必要时可以充当姨太太甚至妓女。

叶接着警告秘书“不要在这类问题上挑拨我和首长的关系”，而和像黄埔人呼蒋“校长”那样按战争年代习惯称“101（首长）”⁶³⁰的林又如“假面夫妻”——她向身边人吐露为了首长的身体而早与他分居、抱怨是“守活寡”⁶³¹。可见在通称“1组”、“3组”的毛、周间的该“2组”也非铁板一块，若按此序列把她比作“2院”的卓云则林却非笑面虎。林见毛都是公事公办而少有笑脸、不请自坐，军人气十足地正襟危坐、平视对方，看法相异时平淡地反驳“不是那么回事”，然而尽管坚持己见甚至当面冲突，背后却不许人说毛1个“不”字，公开场合总是维护、拥戴毛，成绩归毛而错误算作自己或大家的；正是由于“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才获得了毛的信

任及一定时期内全党的承认。⁶³²⁾

林彪的孤傲符合“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乡情，和陈伯达、林巧稚同生于福建的叶群则颇带该南国多见的实用主义。中国现代的“工农兵学商”和往昔的“士农工商”同轻商，而曾有“士农工商”排列的日本人所谓的“商魂”（做生意的气派；唯利是图的精神），又体现在相当于日文“相谈”的“商量”一词，国、共时代均有的“政治协商”也正是叶向中央文革组长搬救兵的实质。向其秘书及本人的逢场作戏耐人寻味的是以“我”对“你”表示郑重恳求，但对年长13岁、党内地位高于自己的陈不称“您”而呼“伯达同志”。毋庸赘言有“副帅”夫人的特殊身份使然的成分，同时家乡话中无“您”也值得注目，连周恩来故乡、原籍的江、浙也是“您”去“心”的“你”或“人”加“农”的“依”。

周恩来行将弥留时跟着录音唱《国际歌》的美谈背后有另一道真情——在大归之前由越剧唱段《黛玉葬花》、《宝玉哭灵》旋律伴随，医护人员觉曲调太悲伤压抑而想趁睡着时换稍轻松的曲子，但他每次都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何不让听而坚持要播放。1980年身边工作人员追忆林彪、“4人帮”迫害总理情况时，想起癌细胞全身扩散的痛苦使他恳求打杜冷丁，但2—3个小时后又痛得满头大汗，加上心里话对邓大姐也不说的抑郁无法排解，就让我来越剧《红楼梦》反复放听。⁶³³⁾ 20余年后《晚年周恩来》指出大陆官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唯恐会损害其政治形象而不敢提及，其实透露出临终前的悲苦心境的这一情节让人窥见内心深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而这正好是对周氏留在世间的形象的某种补正。

高文谦引爆“炸药”的翌年非典型肺炎从中国向世界扩散，当局封锁怪疫实情导致中国社会也开始普遍追求“知情权”。这一新概念在此文脉中不妨引伸为国民有权利知道已故总理的真实心情，而周大限临头时“愁绪满怀无释处”的余悸所致郁积，从原作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的葬花吟中即不难领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人去梁空巢也倾。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依身何日丧？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以越剧《宝玉哭灵》唱词对照周的经历去推测心境，可视作对人忏悔、抒己痛楚的长恨歌和安魂曲：“林妹妹，宝——玉——来——了！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妹妹呀！金玉良缘将我骗，害妹妹魂归离恨天。到如今，人面不知何处去，空留下，素烛白帛伴灵前。林妹妹！千呼万唤唤不归，上天入地难寻觅。可叹我，生不能临别话几句，死不能扶一扶你七尺棺！”“却原来你被逼死我被骗！实指望白头到老多恩爱，谁知晓你竟黄土垄中独自眠！我恨！我恨世上风刀和霜剑，逼迫你妹妹丧九泉。”贺龙逝世6周年的1975年6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灰安放仪式，周进大厅就喊遗孀“薛明呀，我没有保住他呀！”老泪纵横地表示“我很难过啊！”的内疚攻心和宝玉为心上人哭魂相似。

薛回忆邓大姐来电话打招呼“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周末后紧紧地搂着她颤声说“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薛望着簌簌地流泪的周，激动地只道了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女儿晓明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周答“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引来一片哭声。⁶³⁴ 贺妻、女的“你”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写后者称的“周伯伯，您……”比不见外，而在陈毅追悼会整4年后的1976年1月10日的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上，张春桥故作姿态地拥抱邓颖超使国人感觉兀和不安，⁶³⁵ 就说明感情表现、礼仪举动都有规矩而不可造次。周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的贺龙与陈毅同样跟他亲密过人⁶³⁶，故家人简称及他搂住薛均属自然。

周遗体火化整9年前的1967年1月11日，贺因家被抄、周安排的避风处遭冲击而携妻子赴西花厅，开口便说“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⁶³⁷ 40年前应周求援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情与功使周硬着头皮收留，但庇护9天后巨大压力逼周让转居玉泉山旁象鼻子沟的设施，从此贺到被折磨死而永无出头翻身之日。再未晤面的周在同年9月13日中央成立贺龙专案组后的关怀，也仅是国庆节后让送发高烧的贺住解放军267医院并派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看望，出院后杨再去落实暖气事并带周话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怕老总再感冒的叮嘱使贺紧握杨的手激动地表示：听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像见到总理一样，⁶³⁸ 然而碍难伸手之中的动口以后也未得持续。

薛明作为“不尽的思念”感激的雪中送炭对周来说是自觉不尽情的，借张玉凤就毛不参加总理追悼会的感叹也不妨揣测在他心目中“它实在是弱了”，“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贺骨灰安放仪式召开时周正如7天后给毛信中所写的病体耗到仅61斤，但他不顾劝阻强撑着出席就是出于“对不起贺老总”的良心谴责而非“还债”不可。叶剑英把追悼会主持者由改成邓小平主持并请总理致悼词，周含泪向遗像鞠7躬而超出原定的3鞠躬。让秘书在致词稿上加有关毛、中央为贺平反的1句中时期作“1964年9月”，⁶³⁹ 整10年的误差和这段时期周因体力、精神不济而落笔常出错相符合，打破常规的超量礼数则是弥补不周、减轻负疚的有为之而似奇特又合情理。

“文革”中周尤为内疚的除了为虎作伥整肃贺龙、刘少奇外，还有对鼎力协助苦撑危局的代总长杨成武落井下石。老帅大闹怀仁堂而靠边站后毛倚重为联络员的杨1967年夏协助周告御状，导致毛抛出王力、关锋、戚本禹作平息军方怒气、缓和动荡局势的替罪羊，由此摆脱困境的周在翌年林、江联手整杨时却为保身而随众推墙，“3.24”大会上带头喊出“永远忠于中央文革！”等极端逢迎之辞。周有愧而后一直尽量加以保护的举措之一，是康生、陈伯达建议组织小型军事

法庭秘密审判时压下了报告。《晚年周恩来》分析该举动大概出于和亦予按下的毛相同的心态（因杨在武汉“7.20”事变中保驾毛脱离险境），而类似33年蒋介石“义释”救过他命的陈赓相似的回报多次见于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毛。

林彪事变当天陈伯达被从软禁处押送到关首级要犯的秦城监狱，被塞进连床都没有的牢房后心想政治局常委到这地步是必死无疑，顿时血涌上头而急中生智地挣扎高喊：“你们要转告毛主席，转告党中央，我陈伯达在阜平时是做过一件好事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正是这句求生绝叫使他忽然被移至只关1人的3楼，走动、阅读自由和生活优待达到狱中罕见的程度。毛让照顾的事由直到1983年公安部门调查时陈才和盘托出：48年中央机关驻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后特务密报毛的住处，敌机飞临盘旋时陈冒险冲进毛的房屋里催促不当回事的他快走，在陈招呼战士架着毛刚撤出后炸弹即重创房屋。⁶⁴⁰助领袖大难不死的殊勋在念旧的毛心中自然有数，而这次起死回生、化劣为优的自我抢救妙在是以哑谜暗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的信条在1971年南巡时提倡全党唱的毛统治下只适用一半，陈求“天”助我的奏效就说明保命也须拜托“神坛救星”。林彪事变后在其讲“政变经”的“5.18讲话”6周年时周恩来被确诊膀胱癌，毛执意不准手术而致他无法主宰自己命运。75年3月发现患结肠癌并已有核桃般大后，为争取立即切除而亲自写信给毛报告病情，在说明结肠病变的历史成因时特意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几天后毛批准了施行手术的报告，《晚年周恩来》点出“这番话的用心，尽在不言之中”。⁶⁴¹

1935年8月4—6日在西康毛儿盖地区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场在张国焘部11师师部而有毛斥之为“‘督军团’会议”的味道。毛、朱、博古、张闻天和张国焘5委员（周、王稼祥请病假）经激烈讨论，否决了4方面军9人进当时共8人的政治局的张国焘动议，仅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决定成立由周担任司令兼政委、陈昌浩和周纯全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的1方面军司令部。19日因周患米巴脓肿病倒，张闻天在沙窝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在遵义当选常委的毛负责军事，毛遂接替周而其后始终担任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沙窝换帅标志着毛、张（闻天）、周“3驾马车”取代遵义会议上组成的周、毛、王“3人团”，也成为毛名正言顺地通过掌握“枪杆子”而指挥党的正式起点。

周的恳求妙在当事者心照不宣而不熟党史者不懂奥妙，可见靠语言自救时也须注意毛视为党的生命的策略。跟秦城监狱中陈伯达的命运截然相反的是毛的另一救命恩人——历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学会会长等要职的开国中将傅连璋。他1933、34年先后在闽、赣把患恶性痢疾、虐疾的毛从危笃状态抢救过来，因揭穿了林彪为推托毛点将当抗美援朝志愿军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司令而装病及吸鸦片瘾而被怀恨在心，“文革”伊始林便指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把曾任该部卫生部第1副部长的傅逼上死地，毛在他发出紧急求救信的几天后即大笔一挥吩咐“似应予以保护”，但时隔仅半年傅就于68年3月14日以74岁高龄银铛入牢，15天后竟成为10年浩劫中第1个含冤死于该顶级监狱的高级干部。

囚号6847（即68年收监的第47名高干）仿佛谐音“路罢死期”，他因“拒不交待”被打断3根肋骨，有胃病不能吃窝头而吃稀饭也不得准许，进食极少加剧虚弱后极度失望下发展为拒绝吃饭和服药，独房内不停地从床上爬到水泥地上辗转呻吟、喘气叹息，受尽精神、肉体折磨而惨死时戴着手铐的两腕、肘部表皮脱落并结着黑紫色的血疤。他想凭和毛的特殊关系得到看守的同情以争取生存及释放，不料欲致信主席、杨代总长的申请受到粗暴的训斥，撞门大叫“你们问一问，毛主席能让你们这样做吗？”“毛主席，快来救救我吧！”也无人理睬。后人将其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归结于林彪集团狠毒、秦城监狱无情，⁶⁴²⁾而“我在长汀、瑞金救过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⁶⁴³⁾的乞求未见效值得深思。

“8.28”求救信的较权威的另一版本则用简称而非尊称：“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于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⁶⁴⁴⁾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患恶性疟疾而高烧不退、神志昏迷的毛确是亏了傅才脱离死线，毛为此感言傅医生这位当代华陀救了我一条命，⁶⁴⁵⁾还说过“活扁鹊，三次救我性命”⁶⁴⁶⁾。如此雄厚的“交易资本”于情于理都足以使本人及世人相信索报沾光当不在话下，谁料陶铸通知总政领导落实却未被买帐，林彪一伙对领袖批示“酌解”为“无大罪”也总有罪，既然是“似应”就亦可以不保护，⁶⁴⁷⁾而非肯定的“似”相似的“拟”与“你”的同音，提示了不用“您”而不得宁之“拧”。

接到林彪“往死里整”示意的邱会作摸不清毛是真保还是假保而踌躇，待11月秘密成立的总后勤部专案组罗织百余条罪状上报军委后，于12月18日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批示该组同意批斗。其6天前傅又上书毛要求解决挨批后被取消的包括全国政协常委的所有政治待遇，毛恰在18日以“任凭呼救急，稳坐钓鱼船”的“悠哉由哉”腔调批复道：“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加上像是针对2次叫屈的“自命不凡”或“居功挟主”之嫌的训谕：“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毛泽东又及。”⁶⁴⁸⁾由此可想到傅如称毛“你”则属“无大罪”反面的“有小过”，而对领袖无小事之中称呼尤其不可等闲视之。

高新宝编著《碧海丹心：毛泽东和他的麾下将领》（长征出版社，2003）第6章，以《“我们现在也有华陀，傅医生就是华陀”》为题详述了二者多年的交往。开头写首晤是1929年3月红军攻占汀州后毛去看望这位任福音医院院长的“红色医生”，不见有识者指出的历史连环是当

天（14日）恰为下狱的整39年前。该文节录的含冤呼援信在“你是最了解我的”后和上述版本基本同为：“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人跟我谈过。现在这样突如其来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下面和最后的“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之间则用省略号隐去原文，从“也”字能推测出的要求被删去可能也是嫌过于露骨，而出现“您”的版本恐怕也是觉“你”不妥的常识判断。

傅仅比毛小1岁和在毛引导下入党（1938）前是基督教徒或许都是不惯用尊称的因素，而同样在危急关头豁出去试图以救命之恩换取毛发慈悲的福建同乡陈伯达虽年少10岁，却毕竟做过多年“文胆”而把握度量极准地不明言自己在阜平所做的好事为何、助谁。陈书赠叶群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⁶⁴⁹倒也和他沾边，单凭福建口音重而在常须借助翻译或慢声咬字方能沟通的他⁶⁵⁰此际表达清楚就不简单。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和傅相濡以沫几十年、同被下狱的夫人陈真仁（开国上校）为夫鸣冤，林彪事变后单挑12月26日毛78岁诞辰写信呼吁平反，其中“傅部长救了你，你就不能救他？”⁶⁵¹近乎质问，不过殊途同归的是“硬球”营求3年半后终于打动了“天神”。

毛1975年5月17日在军委关于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其实早在9年前林彪于政治局扩大会上以“5.18”讲话煽动的“文革”初起时，毛曾明示绝对权威的坚定决意而解救了一批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8月29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遭红卫兵抄家，致信毛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次日接信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⁶⁵²周立刻指示保护从宋庆龄到国务院副部长的名流、高官，尽管中央文革的怂恿造成一些人还受到冲击，仍可见“最高指示”的“应当”是1句顶1句。

章与毛关系非凡从女儿含之被指名教毛英语就可见一斑，特殊交往之一是1920年毛为筹建党、湖南革命运动和援助同志赴欧勤工俭学求援，章向上海工商界名流筹到2万银元全交给他，抗战后毛见面时提起并表示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亦作“她、她”的单数人在此称意味深长）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在经济国难中含接济意图从63年起每逢农历正月初2派秘书从稿费中取2千元送到章家，日后偿还的诺言基本兑现后毛发现停了而吩咐73年春节还“利息”2千元。⁶⁵³据传虔诚地谦称“区区小事，何足挂齿”⁶⁵⁴的章自然对钱微义重的心意感激，不顾92岁高龄受命去香港探亲访友以寻求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途径，到后1个多月就于党庆52周年（73年7月1日）仙逝可谓士为知己者死。⁶⁵⁵

章对以字尊称己“行严先生”、“行老”的毛⁶⁵⁶识相地不倚老卖老、仗恩索恩，那封“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呼叫也是措辞缓和，抱“解铃之望”而对系铃人恳请略加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转圜时也不忘在前先道谦诚恭顺：“以钊荒毫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⁶⁵⁷有专搜寻毛阴暗面者怀疑当年那笔巨款其实入了私囊而成心病⁶⁵⁸，章绝口不提这项正在落实补偿的援助应说是明智之举，反观傅连璋搬出救命之恩的“最后的吼声”都未及时得到“当然应”、“亟应”的回应，也能想到章得以躲进专列出的避风港未必仅是由于毛历来另眼看待党外贤达。

章含之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所录“文革”文献中，其父致将被公开打倒的国家元首的信（存疑处在此照录⁶⁵⁹）在称呼“少公主席座右”后写：“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致有今日。”继言“文化大革命暴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值得玩味的是以下“润公”（即字“润之”的毛）、“公”及“少奇同志”前开始出现示尊重的空格：“顾细绎 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 公优加顾惜，……如曰 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

“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的感言抨击“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尤可怪者 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 润公。”接着推心置腹地分析：“以钊揣知 公于 润公……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然后郑重敦促：“而 公应……取法廉颇向藺相如肉袒负荆之 诚意，亲诣 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表示“钊敢信，润公乐于 公之有此举，立以 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息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

“由是自 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这一连串如痴人说梦的一厢情愿又出于纯粹的正义感和善良的救国愿望：“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囊朱时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已耳。……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 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以“专肃顺致政绥 / 章士钊谨启”结尾的这封长信几乎没有可能送到已被软禁的刘手中，而传世价值之一是让后人从在野名流呼吁至交领袖未果中领悟浩劫的荒谬，而在此文脉里表现尊崇的空字用法（包括“诚意”前）及不一律的随意性都值得研究。

章士钊能直接攀上巨人肩膀、间接推动历史巨轮的神通力，显示于毛对章女儿以为不会有回

音的求护信的亲笔回复——“行严先生：/来信受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⁶⁶⁰ 受到意外厚遇的章半年后不顾惧怕杀身之祸的女儿的反对给毛写信，为避免这个运动毁掉国家而吁请制止打倒刘少奇。不见公布原文的该信大意是：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呈毛的信送出后章紧接着写了致刘的那封信⁶⁶¹，从中也能想见对毛的规劝同样充满妇孺、腐儒之见。

章曾与毛酷爱并称与之心相通⁶⁶²的鲁迅尖锐对立⁶⁶³，受毛泽东时代洗脑的国人眼里属反派角色。这位被千夫指为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制造“3.18 惨案”的帮凶的“老虎总长”⁶⁶⁴，在鲁迅写执政府卫队枪杀请愿学生之日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⁶⁶⁵的 41 年后，为救国家主席于“落水狗”（鲁迅贬章语⁶⁶⁶）境地而毅然上书企宽恕、盼讲和，在展示中国大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尚未泯灭的同时也构成对“大革文化命”的讽刺。毛建政后不容不同政见的霸道从 1953 年大庭广众之下痛斥党外名士梁漱溟，到“反右”时“拔刀”剪除民主党派“罗（隆基）章（伯钧）同盟”都露骨之至，为其政敌鸣冤叫屈者难逃挨整甚至处死的“秋肃临天下”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敢遣春温上笔端”可谓奇迹。

鲁迅在去世上年的 1935 年 12 月写下最后 1 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59 年 12 月毛戏作《七律·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第 3 联变成“喜攀飞翼通身暖，若坠空云半截寒”符合其时的实现独裁和面临难局，而“若坠空云”的“文革”劲风肃杀罢千官中有识之士普遍“沉百感”、“齿发寒”，又使章士钊挺身仗义执言有如与他相互不齿的鲁迅 21 岁（1901）作《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以最后 2 个“我”对照章致刘信中的“阻吾进路”和“吾为此”，引人思考汉语的单数第 1 人称代词指个体和群体的两面性。

对“少公主席”自称“钊”、谦言“窃”的章，以“敢信”（此处兼名词指勇敢的信函）论党、国命运时用“吾”有趣。他反对白话文运动并死不用白话文的信念是认定会产生文化断裂，而在胡适称为“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毛⁶⁶⁷用白话扼杀百花的文化大断裂中，不知是否感到以文绉绉的文言文恳请不在乎把话说白的毛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毛去世之年元旦发表的《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 年秋）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反覆”，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毛泽东诗词选》中官方封作“上乘之作”的“正编”的最后 2 句，不登大雅之堂的“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虽说是被“吓倒”的“蓬间雀”之悲鸣，但粗鄙的风格和不怕嘲笑大方的态度说明他和章在人格、文格上都早已格格不入。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毛与章的旧谊可追溯到1919年经毛的岳父、章早年在长沙的至交杨怀中介绍相识，《毛泽东诗词选》正编之首《贺新郎·别友》（1923）恰是赠章亦曾识的妻杨开慧之作。词中言初恋期间以“润”、“霞”相称的2人⁶⁶⁸“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正编始用字形以“口”为基的“吾”而终落到含“手（扌）”及“戈”的“我”的演变，可用来说明76年以“君子动口又动手”命镇压“4.5运动”的毛嬗变作“半君半虎”⁶⁶⁹，章写“文革”的爆发作“暴发”就以别字道出了和下文的“暴力”相通的火暴性质。官方不解秘章信不知是否因其中言论有使后人更感毛不容人等不良影响，因而对毛的称谓、措辞等都只能从致刘信去推想，而如照用“阻吾进路”则似有触犯“朕即国家”的毛之嫌。

毛收到3月6日信后回复：“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三月九日”之后命把中央整理的有关刘的机密材料破例送阅，章看后难过地对女儿说“对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死地”，长叹“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字面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重叠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写的这段寄意救星全不察另人唏嘘，毛的回绝也和蒋介石对田中角荣书函的愤怒反应异曲同工地表明，在侵犯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尊称礼仪会显得苍白、被视为讥讽。上回解围信结尾的“健康”前的空1格这次不见于“安吉”前未必有深意，而以“似宜”言“尊计”当“缓行”倒还算客气。

毛晚年以欣赏中国古典文学来排遣疲惫和孤郁，1976年2月12日答复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上年8月3日的来信，成为致友人的最后1封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⁶⁷⁰年少10岁的湘人刘是毛8届12中全会上提出要保的一批教授之一，特意写信及以“你”相称、应酬商榷的客气加亲近不见于同时期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传》引述的“文革”中有关人事的批示中加“似”者就几乎无非党人事，如69年2月在周恩来关于9大代表人选的报告上写“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⁶⁷¹，75年7月2日在原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⁶⁷²。

林彪事变翌年毛病重而批示文件极少，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各件语气的微妙差异值得回味。3月5日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7月7日对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子女来信上批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8月11日批示原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来信：“我意放他出来治病。……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12月5日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之妻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⁶⁷³相比之下可知“似”未必似是而非，对苏的迅速解放和对柴冤案的严厉质问就是例证，但“我看”、“我意”的主张方式显然更强势。试想毛对傅连璋案当初若不吝用“我”而去“似”，

或许有可能令林一伙有所忌惮和收敛。

(未完待续。在此说明：本系列论文的[下]内容超出连载[上][中]部分时的构思，并因刊物容量限制趋严，故采取变通形式分批发表。)

注释

- 532) 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宣组《革命歌曲汇编组》(书名号为版权页原文)编《万岁毛主席》，1968(12月26日[毛泽东75岁诞辰]初版)，184页。现因特网上等所见多为“您”，而不知是当初即如此抑或后调整(如属后者则不妨认为是当年“洗脑”影响而致)，而“文革”中有此版本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那个年代亦网开一面。
- 533) 洪忠党、詹洪阁《〈你是灯塔〉的曲折故事》，搜狐新闻网2009年7月10日转载自《沈阳晚报》国庆大典特刊。
- 534)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494—495页。
- 535)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林彪秘书回忆录》，229页。
- 536)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37—41页。
- 537) 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192—193页。当时在克里姆林宫用部长会议主席专线保密电话为柯西金传译的前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顾达寿，在口授的回忆录《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郑少锋执笔，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中，详述了连打4次都被北京的接线员小姐拒转给毛泽东的经过(日期误作6月的一天上午)。
- 538) 《吴建民教授谈“国际形势与思考”：求和平、谋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12月11日。
- 539) 毛里和子、毛里兴三郎译《尼克松访华机密会谈录》(根据美国安全保障公文书库、美国国立公文书库收藏并公开的原始资料)，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年，112页。
- 540) 毛泽东说苏联要是打过来，中国有不少女的不会打仗；翻译唐闻生插话说那可说不准，也有娘子军；毛说那是戏台上的事，现实中假若打起仗来，你们转眼就逃之夭夭，去钻防空壕；外长助理王海容(毛的侄女)打趣说这话如果公布记录，会惹怒“半边天”的。(威廉姆·伯尔编《基辛格抄本：与北京、莫斯科的绝密会谈》，日文版《基辛格“最高机密”会话录》133页)
- 541) 尼克松对日记中写下的这一感想补充说，这部《斯巴达克斯》结局改编成了奴隶胜利。(《尼克松回忆录》日文版，第1卷340页)
- 542) 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194页。
- 543) 同上，200页。
- 544) 宗道一《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真相》，2009年3月2日凤凰咨询网转载自《光明日报》。
- 545) 马保奉《中苏互称“同志”曲折多 论战30年仍不忘称同志》，中国网2008年12月12日转载自《世界新闻报》。
- 54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8章《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 547) 1970年10月14日对吴法宪书面检讨的批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584页。
- 548) 见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该书有当时随行翻译师哲作序而可信。

549) 同上。

550) 郭玉《与江青分手之后的唐纳》，《纵横》月刊2003年第5期。

551) 程波《中共“八大”决策内幕》，127页。余玮《荣毅仁：89岁的生命旅程上打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大地》2005年第20期）则称：毛招呼“荣先生，你来了，你好啊！老先生（其父荣德生）好吗？”

5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500页。

553) 同上，下卷737页。

554)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294—295页。

5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30页。

556) 王曙光《荣家血脉》（日文），东洋经济新报社，2006年，97—99页。书中会见日期作1950年6月10日。程波在《中共“八大”决策内幕》中写荣毅仁身高1.84米，平时走路总是挺胸昂头，而第一次见毛泽东时听周恩来打趣说自己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就深弯腰、眼朝下，谦恭地说“哪里，哪里”。（127页）这段记述与《荣家血脉》出入较大，但可证实身高不错。

557)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135页。

558) 余玮《荣毅仁：89岁的生命旅程上打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559) 美语 Chief Executive Officer，中国本土通译“首席执行官”，香港、澳门称“行政总裁”，台湾为“执行长”，日文作“最高经营负责人”。

560) 马保奉《中苏互称“同志”曲折多 论战30年仍不忘称同志》。

5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28页。

562) 马保奉《中苏互称“同志”曲折多 论战30年仍不忘称同志》。

563) 陈扬勇《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194—195页。

564) 李克菲、彭东海《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182页。

565) 征战骁勇的陈诚被孙中山点名进黄埔军校接受重点培养后，对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十分崇敬。国共第2次合作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力邀周出任副部长，并对周领导南方中共军尽力给予方便。陈到台湾后始终关注其情况的周1963年请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张治中联名致函陈，转达毛泽东关于如台能回归祖国则其它问题都可按蒋、陈意见研究解决的意向。然而不久就患肝癌的陈65年3月辞世，2天前的3日从长久昏迷之中清醒过来后向长子履安口授遗嘱：“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身未“副总统”而只字未提“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使当局困惑，但遗孀谭祥坚持原样公布而终获蒋介石批准。同年夏周迎接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时在上海虹桥机场对陈毅、叶剑英及市领导等动情地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动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窦应泰《周恩来和陈诚的黄埔情》，《党史博览》2008年第12期。文中引遗嘱的“全国军民”作“××军民”未免过于神经质，对历史真实的尊重似乎还不如放弃43年前改动修辞的对岸敌手。）

陈逝世于周77岁诞辰（3月5日）也可算是符合二者的黄埔情的句号；另一史缘是陈和林彪先后生于1904年4月6日、12月5日，2位同龄人都被选为领袖接班人（林升迁于陈过世次年的66年，又恰巧和遗嘱字数吻合），而又都死在比自己大10多岁的独裁者之前。

566) 详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师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175—206页。

567) 见于马祥林《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6年)等的这句话,是中共临时中央之首的博古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所得的答复。

568) 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 278 — 279 页。

569) 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 [66] 268 号, 1966年5月16日)附件4。

570) 师东兵《闻所未闻的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革命中》第1章《周恩来下了决心》。

杜均福在《师东兵和叶永烈的书不可靠》(杜均福的博客, 2011年3月19日)中,指出师的作品荒谬之处不胜枚举,如《闻所未闻的周恩来》绘声绘色地描述1965年12月8—15日的上海会议上的情景:“罗瑞卿毫无准备,他进会场的时候还面带笑容,开着玩笑。会议一开始就给了他当头一棍。彭真拍着桌子说:‘罗瑞卿,你犯错误了,今天就是首先让你交代你的问题!’”(75页)其实该“背对背”的会议没允许罗到场;同一作者的《彭真在文革前夕》(程敏编《浩劫初起》,团结出版社,1993)又称,彭在1966年(9月30日确认)浏览杜文如此,应为65年)12月9日在北京家中接见了戚本禹(126页),就是说彭根本未出席上海会议,可见是信口开河,在写此书时忘了在彼书上的瞎编。前年《南方周末》2次载文揭露师的访问老干部文章的伪造问题,其涉及文革的很多著作不可作为严肃历史著作,这在一般专业学者中已取得共识,但仍有不少老先生作为信史在文章中大大段引用,致使谬种流传、真伪不分而日后很难纠正。

毋庸提醒也可从纪实文学的信诚标准得出相似的结论,真实性受怀疑较多的师作品中本文提及的这段记述本来就属孤证,以“据称”形式引用是因这一称谓研究的范围也包括“谓称”(所谓;据称)言论。

5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675—1677页。

572) 多家网站转载丁抒《“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季刊2006年第3期),而此事的出处和1965年12月上海批罗政治局扩大会议后锦江饭店举行的文艺晚会上周恩来提议叶剑英唱评弹,都作“张佐良,‘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被人放入箩筐游斗’。张佐良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罗瑞卿跳楼后,张是第一个赶往罗瑞卿家中为其诊断的医生。”作者(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有关于“反右”、3年大饥荒的力作《阳谋》、《人祸》,以其研究当代史的专业要求未标明张证言的文献名及刊行处、年份等属遗憾。时任中央保健局医生、主要照顾邓的张在罗跳楼后第一时间赶去其家中诊断,见于《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中叶唱评弹情景(48—49页)之后(51—52页),但该大段未见他当时似不可能闻悉的周致罗电话。

573) 王长宇、阎长贵《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党史博览》2005年第12期。文中“退戚本禹同志”的“退”下有点,这一与其它文献的不同之处显出作者目睹的可信性(阎1967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其首任专职秘书],翌年1月被江诬为“坐探”投狱)。

574) 陈东林、苗棣、李丹慧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96年),称戚本禹1968年1月13日被拘禁(83页),此说如属实则正逢毛泽东最后见刘少奇1周年。涂生《“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党史纵横》2006年第2期)则记述,经毛同意而于1月14日中央宣布戚本禹“请假检讨”。叶永烈在《戚本禹印象》中记述戚在88年8月27日第2次接受采访时,证实“他被停止工作是1968年1月14日——是停止工作,不是被捕”。(叶永烈《出没风波里》,335页)戚对王力、关锋被停止工作的日期回忆大谬不然(下述),但本人的命运转折点当不至于记错。

叶永烈在上述采访中提到在《红旗》杂志工作的朋友说,他在场见证的王力、关锋被停止工作是1967年8月23日,会议由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主持会议,戚宣读中央的有关批件。现已成定论的权威说法则为:8月25日上午杨成武遵周恩来嘱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对王破坏外交、关煽动乱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军的忧虑，毛次日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杨出客厅后毛又叫回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周得到中午回京的杨传达后决定事不宜迟，当晚主持召开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的中央小碰头会，宣读毛指示后便把王、关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也抓了起来。（参见注 449）

叶向戚求证并得到肯定的 23 日戚共同主持并宣读指示，当为 30 日陈伯达主持《红旗》编辑部会议、戚宣读。叶永烈在《“四人帮”兴亡》中披露原《红旗》副主编林杰 87 年 12 月 21 日来信，追忆 67 年 8 月 30 日夜 2 时（按：是当天凌晨前或次日不详）姚和陈、戚来《红旗》将自己关起来。（中卷 868 页）

5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杨成武回忆的抓王、关、戚经过后，评述毛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下卷 1502—1503 页）实质为拘禁的“隔离审查”据涂生《“文革”三大干将的人生结局》称，8 月 30 日（按：应为 26 日）周恩来在中央小型碰头会上传达毛的决定时，是宣布把王和关隔离起来“请假检讨”、戚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考虑了各方面关系及王等的特殊身份后发明的词，用以代替“隔离审查”或“关押”较合适。

576)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著《红幕后的洋人》（*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1993 年），中文版（林瑞唐译《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台北]智库文化出版，1994 年）241—242 页。

顺便介绍陈家基《回译的困难——〈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中译本的问题》的挑错，他指出原作用英文表达的中国的专有名词、惯用语等用汉语译出的“回译”错误极多，如“贝森医师”就是白求恩医生；所谓毛说的“继承者”应作“接班人”；“把地狱翻过来，让小鬼出头”当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下台！”（同上）的“下台”其实就是“文革”中最盛行的“打倒”（按：其前的定语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注明《毛主席语录》182 页上的“要坚决，不怕牺牲，克服困难，赢得胜利”，当然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又如《社会主义好》歌词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居然作“在社会主义国度里，人民最有力！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就做！”；此外还有“（北京）木苏地”（木须地[本文作者按：通称木樨地]）、“凯伦煤矿”（开滦煤矿）等奇怪地名，及把毛的著作《矛盾论》、名言“为人民服务”译成《论矛盾》、“服务人民”等。陈文称在台湾和美国攻读企业管理、现从事新闻传播的译者水平不敢恭维，对不一而足的谬误认为是出于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知识欠缺，及未负责地查阅资料、询问作者。（“陈家基《译海拾蚌》”博客，2011 年 4 月 4 日）本文笔者也注意到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差错不计其数（如 316 页提到毛用湖南俚语形容冗长琐碎的演讲是“就像懒女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实际上是《反对党八股》里讥讽空话连篇的长文章的“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由此还能想到同在台湾出版的李志绥回忆录也须打折扣。

577)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213 页。

578) 信息来源同注 248。

579) 蒋霞《我给林彪治“怪病”——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陈明洋编《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102 页。

580) 宗道一《毛泽东与乔冠华》，《大地》2003 年第 5 期。

581) 熊向晖《三个“最后一次”》，《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496—497 页。

582) 成元功《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143—145 页。高振普在《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中对此事的追忆，则未写姓名、性别记错为“他”。（11—12 页）

- 583) 林红梅《毛泽东三改叶挺称谓》，[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网站《云岭烽火》第1期，2008年6月16日发布。文中称每次修改都经慎重思考：原稿称叶“军长”顺其自然；毛先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以表示视为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流亡国外10年而与党失去联系，作为非党派人士任新4军军长其间经历了不受信任的尴尬，因而此时一声“同志”一洗他这些年所受的误解；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毛又删去“同志”而改为“将军”，可能这更能表达出对北伐名将敬意；但最后改回来的仍是“也许再多的反正（按：即平反？）和歉意都不及”的“同志”。该文称后叶在同日“致电刘少奇、任弼时的信”（按：似应为致刘、任电，或致刘电、致任信）中，激动地写“从此以后，我能很自然地亲切地称你们为同志了”。
- 58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870页。
- 585) 详见杨者圣《未加冕的女王——宋霭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
- 586) 湊佳苗（音译）《花链》，文艺春秋，2011年，15页。
- 587) 中、越两国的“同志加兄弟”孰兄孰弟难有正式说法，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4年，以及“国父”胡志明比毛泽东大3岁，都可使小越南对大中国称“兄”。
- 588) 服部龙二《日中国交正常化》，中公新书，2011年，106—111、124—125页。
- 5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745页。
- 590) 熊向晖《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瞭望》周刊1993年第2期），《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485—488页。
- 591) 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 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4章《脱离险境》中，详述了“荒淫无耻”的叶群对自己以“令人作呕的‘聊天’”进行诱惑，其前和其时轻声轻气地叫“老张”的“和气、亲热”（408—413页），与他前来报到和刚进入角色时叫“张云生”、“小张”（8页、12页）大不相同，而张为保持距离而始终以林彪办公室之首的职位叫她。
- 592) 1971年“9.13”事变的3天前毛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598页）由此可见他把纪当作接班人首选梯队的一员。
- 593) 程秀龙《纪登奎与毛泽东（上、下）》，《党史文汇》月刊2010年第3、4期。
- 594) 纪坡民《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南方周末》2003年11月6日。
- 5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675—1676页。
- 596) 同上，1676—1677页。
- 597) 同上，1621页。
- 598) 本段中毛与汪之间的故事，详见汪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2章《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第3章《“读点马列主义的书”》。
- 59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216页。
- 600) 见境内外多家网站转载罗冰《政治局接报告 林彪罪证存疑》（香港《争鸣》2008年7月号）。该文称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自07年初复核林、陈等反革命集团案，今年3月中旬向政治局递交了《关于林彪定论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若干主要罪证成立有疑》的意见报告。本文笔者认为从复核的必然性、可行性到人物言行、报告文风都应疑为多虚拟，在此引用和下文剖析“周总理遗言”一样，意在研究非当事者创作的思维、语言套路。
- 601) 同上。该文称据宋任穷、罗瑞卿的揭发材料，1958年林彪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宋、罗及陶铸、粟裕上门祝贺，并无兴奋的林写下“晚年要平安，要避锋芒，要避政治，要避会议，要避聚会，要避润之，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要避表态”。又称林在66年8月8届11中全会前后曾4次（2次为书面报告）推辞当接班人，毛在第2份报告上批示“考虑甚久，惟有林彪最宜接班，请接受委托”；林把毛的批示报告撕碎扔进痰盂里，说“我不想倒在润日之前”，叶群令机要员退下后捞出来并在一起粘贴上，锁在保险柜内。按：几乎不见旁证显示林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叫毛为“润之”，这点就使人有理由怀疑该文未必真实。

60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653页。

603) 同上，下卷1532页。毛在上海的这4人之前和之后，还分别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和广州的杨荣国。

604) 周1921年春到湖南省立第1师范教英语，其时毛在1师附小任主事（主任），二者的特殊交情详见张艳华、张慕荣《毛主席与历史学家周谷城》（《党史天地》2000年第11期）等。

605)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出版，2007年，154—155页。

606) 苗体君、窦春芳《李达在中共“一大”前后》（《党史纵横》2008年第2期）；王元慎《李达：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人物春秋》1999年第8期）；刘耿《李达：知识分子的爱与怕》（刘耿的博客，2011年6月29日）。

60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章《霹雳一声暴动》。

608) 小横香室主人撰《清朝野史大观》（1915）载民间传说，称纪晓岚戏呼乾隆为“老头子”被听到质问作何解，巧答“万寿无疆谓老，顶天立地谓头，父天母地谓为子”而使帝破颜。更可信的是王之春《椒生随笔》（光绪年代早期）记载的刘统勋对乾隆帝巧释：“万寿无疆曰老，首出庶物曰头，父天母地曰子。”纪晓岚戏呼乾隆的故事原型一般认为出自昭槿（1776—1830）《啸亭杂录》：在南书房值班的何义门因天热而裸坐，碰巧康熙突来而急忙躲到炉坑中，过一会儿不见动静就用苏州话问人“老头子已走否？”其实未走的帝大怒而欲制裁，何从容道“先天不老之谓老，首出庶物谓头，父天母地谓子。臣并非有意诽谤皇上也”，帝大悦而遂免罚。

何满子《五杂俎》（成都出版社，1994）中的《朱元璋惩“偶语”》一文，提到明太祖微行京都时听一老妇人密呼他为“老头子”而龙颜大怒，以犯“偶语罪”而“即令籍没民家甚众”，还举赤膊办公的纪晓岚钻到桌底躲藏忽然驾到的乾隆爷后不久问部下“老头子走了么？”为类例。娄可树在《他们都没犯“偶语罪”》（《文史天地》2005年5期）中对此质疑，指出都是私下嘟囔、无人搭腔的独语而够不上2人以上对话或聚语的“偶语”，何况“偶语罪”仅存在于禁止一起谈论儒家经典诗书的秦朝法律中。

609) 严家伟在《当年毛（咏雪）引发的反响》（博讯新闻网2008年3月30日转载当天《自由圣火》首发）中，回忆往昔随父赴宴时任国民党宪兵2团团长的杨洛生少将打开话匣子说：“此次老毛来重庆，要是委座用戴笠之计，早把老毛干掉了。”当时国民党官员因蒋氏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称蒋为“委座”，而严父说“老头子这步棋可能是没走好”的“老头子”也指蒋氏。是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人在私下的戏称。

610) 杨者圣《特工王戴笠》，358—359页。

611) 同上，359页。

612)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122—123页。

613)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8—9、16页。

614) 《维基自由百科事典》（日本版）“明仁”，2011年9月1日阅览。

615) 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93页。

616) 黎勤、郑淑芸《林彪扎毒与傅连璋之死》，《百年潮》月刊2000年第4期。

6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744—1745页。黎勤、郑淑芸《林彪扎

- 毒与傅连璋之死》称：“中央军委的报告根本没有涉及傅连璋，为什么毛泽东要作这样的批示？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痛惜。/1975年9月20日，总后政治部与中央卫生部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举行傅连璋同志安葬仪式，为傅连璋平反昭雪。但是，傅连璋的骨灰早已荡然无存了。”
- 618) 同上，1497—1498页。陈的感慨见《陈再道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363页。
- 619) 赵无眠《真假周恩来》第5章《演员生涯与女性气质》，称周对毛泽东和有一定身份、背景的人士都谦恭、曲意奉承。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回来时，工作人员忘了通知而致使陈伯达没到机场迎接，周生怕这位第5号人物生气找他麻烦，灵机一动跟接待组组长说：“从现在起，李连庆（本文作者按：不少网上转载误作‘庆连’）同志，为了节省领导同志的宝贵时间，以后代表团出国访问才有正式送行仪式，回国时一律由低级人员代为迎接。你立刻把此意传达陈伯达同志。”作者感慨“为了一次工作人员的疏忽，周竟然可以从此改变国家的礼仪！”
- 620) 《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111、120、122页。
- 621) 米原万里《是不忠实的美女，还是贞淑的丑女？》（德间书店，1994），新潮文库版（1998）167—169页。其中所引俄罗斯日本文学研究家 Григорий Шалвович Чхартишвили（英文作 Grigory Shalvovich Chkhartishvili）《你……》一文，收录于新潮编辑部编《最新日语读本》（《新潮》1992年4月号临时增刊126页，翌年新潮文库刊行）。
- 622) 刘德有《日语和汉语》，讲谈社，2006年，51页。
- 623) 股野宏志《天气预报的今昔》，成山堂书店，2008年，8页。原著中用日文片假名标出的各外语词汇，本文作者从辞典查阅、确认，其中原著举的拉丁语“テンポ”（日语读 tenpo）似是 tempus（时间；时节；时期；时代；时机；时势），而按文义及英文辞源辞典判断当为 tempestās。
- 624) 见近年来国内多家网站转载作者、出处待核实的《邓颖超日记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称2006年1月8日周逝世30周年之际，在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会上，首次公开了邓日记日记及周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本文作者疑是对周的口吻和内心有相当研究的精致伪作（但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中亦有出人意外的“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因而真假难辨），在此引用的意图参见注600。
- 625) 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238—243页。
- 626) 懒客《读陈伯达回忆录的几则笔记》，新浪博客“生儿育女”（blog.sina.com.cn/s/blog_4a5d2a0b010006hq.html），2006年12月11日。
- 627)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林彪秘书回忆录》，53—56页。
- 628) 同上，78—83页。
- 629)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林彪秘书回忆录》，83页。
- 630) 张云生回忆初次去见林彪时叶群介绍“一〇一，这是新从东北调来的张秘书”，“我觉得很奇怪，但后来听他总是这样称呼林彪，工作人员都习以为常了。”（同上，10页）
- 631) 丁丑《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并收录于该刊2000—09年“亲历记”栏文粹精章的精编集——吴思主编《亲历记：1978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的叶群，向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王淑媛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

该文称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王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在艰难的岁月中和宽松的日子里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她对近年一些媒体报道称之为林家保姆十分反感，正色地纠正道“我是服务员”，采写者称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及她为何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的主仆关系”。这段记述可作为本文阐发的“名即命”的“正名”原理，及中国人的以老为尊、不愿作奴的心理的例证。

632)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章。

633) 一清《临终听〈葬花〉周恩来晚年心态何其凄苦》，一清博媒凤凰站，2008年8月1日。

634) 郑淑芸、刘春秀访问整理《薛明：周恩来与贺龙》，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635) 张佐良称当晚电视播出后自己和许多人一样不理解，到5月邓颖超请在京的医疗组专家、医护人员及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饭店吃西餐时，席间闲聊向“老大姐”询问真相，邓若有所思、亦觉为难地说：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此人来这一手可能是一种姿态，当时很难拒绝他这样做。他听后心里觉得根本不是滋味，邓大姐遇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也只好应付了之，而张春桥跟周恩来、邓小平与邓大姐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300页）

636)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章。

637)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章《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638) 郑淑芸、刘春秀访问整理《薛明：周恩来与贺龙》。

639) 赵炜《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称：总理因为贺龙的死内疚了好多年，20年后自己在西花厅的遗物中发现了在贺追悼会上的致词原稿，原本打印的“程序”由他亲笔改成“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会的悼词”，原文第2段中特别让秘书加上一句：“一九六四年（注：原文如此，应为一九七四年）九月，毛主席党中央为贺龙同志作了结论，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并通知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份文件中还可看到最初定的是3鞠躬，但周却鞠了7个躬，何以这样做当时没人问，这事就成了永远的谜。总理办公室的文牍很多，但他能把给贺龙同志的悼词仔细保存下来，恐怕内中也包含着贺老总一片思念之情吧。（225—227页）

640) 佚名《陈伯达临危喊给毛泽东一句话捡回性命》（凤凰网、深圳新闻网等多家网站自2006年起转载，作者及原始出处待核实）。

叶永烈《陈伯达传》新版描述陈被软禁10多个月后，“9.13”事变当天凌晨突然被几个军人像抓小鸡似地转移到监狱，他的回忆手稿中写在狱门口不愿进去而说“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从未在人前提过而此时万不得已地喊出的“好事”毛泽东知情，于是他的监狱生活改善得竟比家里还舒服，陈为此感谢党、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82年4月23日陈应周扬约见叙旧时说，认为受优待是因在狱门口大叫“我救过毛主席！”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详述狱中从忧郁到优裕的剧变及当年救毛的经过，称此事是在心里清楚的毛在世时讲出的，毛不在后就只是1983年10月住院治疗期间向奉命前来了解的北京市公安局人员谈过，88年10月17日公安部门在医院举行的刑满释放仪式上他再次述及。该书编者陈晓农质疑聂荣臻称自己当时救了毛之说（《在城南庄和毛泽东同志相处的日子里》，83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等），认为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李银桥的亲历记和另一当事卫士的证言（阎长林著、文生整理《在大决战的日子——毛泽东生活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都不见聂跑到毛屋内催离开和聂、赵尔陆（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抬担架而可作反证；陈出于万般无奈而喊出以希冀毛能念旧情的此事原委，毛最清楚而陈来不得虚言，聂的说法则出于毛去世后。

陈晓农认为聂的回忆录“严重失实”而“不能不进行澄清”，但聂帅身为军委副主席而拥有和多年总管国防科技战线相称的强势话语权，加上毛赞扬为“厚道人”（67年研究出席建军节招待会人员名单时对杨成武语）的口碑，时为服刑者的陈伯达则纵令以为是盗名也难于道鸣。聂文发表前不久公安部门来调查或属巧合而非蹊跷，而陈获释时的重申大概含不容以无为有之说贻误后世的心情。又，这

段雾水迷蒙的往事在陈的口中和聂的笔下各为5月中旬和5月初,《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作城南庄会议(4月30日—5月7日)结束不久(31页)而介于二者间;聂文记述“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其时聂任司令、赵任参谋长的晋察冀军区于当月20日正式改组为华北军区,当时与聂搭档的赵建政后领衔上将、分管国防工业,他早已于1967年2月2日病逝而无法作证。

《陈伯达传》的上述情节中值得注意的是恰于林彪事变发生的当口被推醒带走,不知是哪方政要为何在林冒丧家危险出逃时对曾上林家“贼船”的该“丧家之犬”下狠手。该作品还指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编译出版,1985年)第2卷的“陈伯达”有1处明显的错误:被捕是1970年10月18日而非76年9月,严格地说是70年10月18日被拘押,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本文作者则注意到该全书中文版是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不列颠公司副总裁时拍板合作,翌年9月邓会见该公司董事长时表示中国部分可能有争议和不同看法而由我方来写。第1—3卷出版85年9月10日邓又会见了该公司代表团。(徐慰曾《邓小平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因而这一“误点”想来或许是中方经斟酌和权衡,为避免肆意拘禁这一非法制的污点而以表面文章为准的“白猫”式描述。

64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10章《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642) 王文正回忆、沈国凡整理《文革前后秦城监狱揭秘》,《文史精华》月刊2006年第10期。

643) 多家网站转贴、作者及初出不详的《傅连璋:“我救过毛主席三次,请毛也救我一命”》,称对毛长期滥交女友多有规劝、批评的傅9月3日写信向毛求救,明言“我在长汀、瑞金救过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5日被红卫兵打断肋骨,毛非但未救他的命,而由夫人江青下令将其投入监狱。此文除求救信日期错误外,标题中的“毛主席”→“毛”也不自然,因而2处“您”都不如“你”(文献616及本文所引高宝新《碧海丹心:毛泽东和他的麾下将领》)可信,在此并录意在提示某种世间常识。

644) 张树德《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决策纪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记述毛派负责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将军(按:其时尚未授衔),组织专家对以病重为由不肯出征朝鲜的林彪做全面体检,林一见他便呻吟“傅部长呀,我活不了啦,你要救我呀!”傅拒绝叶群暗示的开疾病证明,还亲自劝告林“若要长寿,请戒吗啡啊!”傅把无大病的会诊结果如实报告,并婉转地告毛林钻进“白粉”里怕是不能自拔了,早知林有吸毒恶习的毛借机抄录曹操《龟虽寿》诗赠林以提醒自重。林为着装病败露而对傅恨之入骨,“文革”中唆使邱会作治罪“反对毛主席”、“威胁、陷害林副统帅”。作者引了致毛报告境况的信(本段中出于叙述需要而省略的部分为:“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明白。”和本文后引《碧海丹心:毛泽东和他的麾下将领》所录的有个别词语、标点不同),感叹“多么催人泪下的信,多么微薄的希望,多么可怜的请求!”又称此时正忙于发动(按:“推动”更妥)“文革”的毛作批示后,整天手摇(按:不如“举”或“挥”)语录本的林、邱置之不理,傅也得不到毛想保他的消息。

黎勤、郑淑芸《林彪扎毒与傅连璋之死》的记述,则有傅答复称他“老相识”的叶群对林用毒品事对毛主席不能隐瞒,耿耿于怀的林后来竟当着一位医生的面对叶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瞧!”林取代彭德怀得军权后欲把傅到福建老家“休养”再慢慢收拾而未果,1966年8月下旬叶向邱会作传达林指示:“7年过去了,便宜了傅连璋。今天要狠狠地整治他,要往死里整。”傅遭批斗、抄家后想给毛打电话,因红机子已被拆掉而没有办法,28日遂写信求救。该文所引信与其它版本的较大出入是“我救了你的性命”,“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同《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决策纪实》,“弄不清楚”则同《碧海丹心:毛泽东和他的麾下将领》。

645) 黎勤、郑淑芸《林彪扎毒与傅连璋之死》。

646) 同文献643。

647) 黎勤、郑淑芸《林彪扎毒与傅连璋之死》。

648) 同上。

649) 叶群的会客室富丽奢华而又附庸风雅，南头窗下是书写题词处，紫红色大方桌上摆着端砚、笔筒、笔架、镇纸和笔洗，还有供题词者就座而特制的低矮沙发椅，方桌一侧墙上有常提笔献词的陈伯达写的“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使参观者们感到这种吹捧实在肉麻。（详见孙一先《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等）

从另一角度想，陈选赠以翁同龢书而闻名的该对联，或许也出于“御用师傅”的自觉和倚老卖老的心理。

650) 1968年初陈伯达到河北解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时，因他的福建口音特别重而由负责警卫的郭吉成做了一段临时翻译，郭由于参加中央文革的警卫工作有时日而对陈的话能凑合着懂一些，于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郭吉成、王凡《红色警卫》，97页）

和郭同为山西人的陈永贵在70年庐山会议上不适应南腔北调，他基本听懂了林彪的湖北口音，陈伯达的浓重的福建口音则费了老大的劲才听懂了大意。（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3部《参政山西》第7章《庐山上当》）

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爆发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给陈伯达打电话，询问中央对张春桥擅自签字支持工人造反派的态度，因陈伯达的福建土语口音重得别人听不懂，打到他那里的电话常由王力（江苏人）接，陈不显着急地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尹家民《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5章《“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场政治赌博》）

651) 黎勤、郑淑芸《林彪扎毒与傅连璋之死》。

6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称：“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注明文献出处为“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下卷1440—1441页）此记述可能造成30日当天写下并寄到的印象，章含之则回忆是当夜就写、第二天早晨送出（《跨过厚厚的大红墙》，347页）。而该情节的另一值得注目之处，是正值毛“8.31”第2次检阅红卫兵的前一天。

653)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墙》，文汇出版社，2002年，336、340—341页。另有文献称毛1961年秋对章士钊重提旧债，从62—71年送满2万元后停了1年，在毛过问下73年又开始还“利息”。（马执诚《毛泽东“还债”》，人民教育出版网，2006年4月26日）

范小方、李永铭《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和谈代表章士钊》一节，讲述49年2月22日毛在西柏坡对章又提起重庆谈判期间当面道谢时所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他”作“她”的多篇文章之一，是马执诚《毛泽东“还债”》；王先金编著《日出东方》（王先金个人网页及多家网站转载）第2章《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中，毛对章再道当年得助之恩的此言则写作“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它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

654) 章士钊谦称“区区小事，何足挂齿”的记述尚未见权威文献，柯云路的“文革”小说代表作《芙蓉国》（电影出版社，2000）第19章中，有毛对以章含之为原型的沈丽当着其父沈昊的面说：“我和你父亲是老交情了，他是我的恩人呐。”见沈昊双手抱拳惶恐道“不敢不敢”又说：“你父亲给我几千块大洋啊，那在当时是个不得了的支持。我老说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这几千块大洋要变成很大的精神呐。”沈昊赔笑着连声道“主席，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不过是历史给了我一个好机会而已”，毛笑着摆了摆手说：“别人怎么没有利用过这样的机会？那时候比你大洋多的人也有的是嘛。现在还不是被我们打

- 倒的打倒，赶到台湾的赶到台湾，死了都不得叶落归根。”作者称沈丽从父亲始终浮着会心的微笑的反应中看到了毛的权威，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在国人的常识里不失为得体的应答。
- 655)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墙》详述 1973 年春毛泽东突然问她行老是否还有意去香港促成国共谈判，在毛的鼓动、周恩来的安排下章士钊兴奋地乘专机（建政后首班到港的大陆飞机）前往，结果因健康不佳和不适应环境等原因而出现了章含之最担心的结局。（360 — 364 页）。
- 656)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墙》，348、336 页。
- 6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卷 1440 — 1441 页。
- 658) 腾讯微博“一根筋”（blog.qq.com/qzone/81006587/1304526297.html），2011 年 5 月 5 日载佚名《国史第一案：章士钊的两万大洋哪里去了？》，前加博主（《中欧商业评论》上海新闻中心主任朴抱一）按：“数年前曾读此文，后此文竟从中文互联网消失，今日竟在‘余以为’先生博客附件，遂保存，发博客八，冀能存一二也。”由此可想见受当局封杀的该文，根据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毛泽东自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及《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 10 多种文献的记述，称毛靠杨怀中的推荐信得到章募来的钱后已不再有留法学生出发，这笔巨款成了毛自由支配的“第一桶金”，似未用于有苏联援助经费的中共活动、秋收起义或其它革命事业，相反地从那段时期起他的日子明显宽裕起来。
- 659) 王同策在《给读者一个更真实的行老形象——〈跨过厚厚的大红墙〉的大醇小疵》（收录于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合订本）1（第 1 — 4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中，指出章含之在该书第 350 页（本文作者按：实为 350 — 351 页）全文“抄录”的章士钊致刘少奇信的底稿，在断句标点、草书识别、误字失校和说明原作个别误记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其中有关本文为保持原著面貌而照录的部分，有以下 5 处：①“緬維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当在“列席”后逗开而“时”字应下属；又，此处为行老误记，似宜指出 1964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专门讨论教育工作问题的春节座谈会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②“以钊揣知 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闰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一句，“润公”、“学术”后均应断开，后一“论”字必须上属。③“囊朱时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中，“囊”字为“曩”之误；“时”为草书中酷似的“叔”之误，此典实出自《后汉书·朱浮传》，朱浮字叔元；“书”字后应加冒号；朱浮原话上加引号更醒目。④“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这句中“吾为此惧”语出《孟子·滕文公》，王羲之《兰亭集序》结尾有“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故作为文言文中的习惯用语应在“惧”后断开。⑤“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应断为：“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 有趣的时原创成语“亲痛仇快”的东汉武将朱浮（？—约 66）体现的历史“环劫”（创语）：光武帝（刘秀）时代历经宠辱盛衰（初为偏将军，拜幽州牧，守蓟城，讨定北边，建武 2 年 [26] 封舞阳侯；与渔阳太守彭宠有隙，为宠所攻，而其《与彭宠书》传世；升迁大司马 [44 ?] 后不久因“卖弄国恩”罪被罢免，徙封新息侯），明帝（刘庄）执政（58）后被人告发而遭赐死，其 1900 年后毛发动“文革”并最终整死了“卖国弄恩”的刘少奇（此创语前半取自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67 年 3 月 30 日《红旗》杂志发表、次日《人民日报》等转载的这篇文章，以不点名但矛头自明的非难使批刘大幅度升级）。
- 660) 同上，348 页。
- 661) 同上，349 页。
- 662) 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致江青信中称：“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
- 663) 1925 年北京女师大学潮发生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强行解散该校的举措，8 月 12 日章呈请段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下之1）（夏）

- 祺瑞执政府罢免其教育部佥事职务，鲁迅 22 日在平政院控诉章，结果胜诉而于翌年 1 月 17 日复职。
- 664) 1924 年段祺瑞上台后任命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翌年 3 月章兼任教育总长后宣布要整顿学风、高考和高教机关，遭抵制而辞职后不久又先后复任上述两职。再任教育总长的 7 月恢复发行 14 年他在东京创办、2 年后被禁停刊的《甲寅》，曾是《新青年》之滥觞而现载公文、通讯的章“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鲁迅语）的杂志封面绘虎，故人们称这位反对新文化、整肃反对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顽固分子为“老虎总长”。“3.18”惨案时任临时执政府秘书长的章在段政权倒台后出走天津，在日租界继续发行该周刊（至 27 年）宣扬尊孔读经等复古守旧思想。
- 665) 鲁迅当天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文末落笔：“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 666) 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 年 12 月 29 日）中提倡“打落水狗”，就针对“反改革”的北洋军阀政府及其走狗，文中还点名言及“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 667)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余世存编《1840 — 1999 的中国话语》，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年，34 页）
- 668) 详见陈冠任《杨开慧》（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 年）。
- 669) 青野、方雷《邓小平在 1976》上卷《天安门事件》（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年），描述毛泽东对前来请定夺的毛远新表示同意政治局使用必要的武力（但不能开枪和调用野战军），答毛远新确认同意动武否说“对，君子动口也动手嘛”。（219 页）谐“伴君如伴虎”音的“半君半虎”之“君”，除了“君子”还含“君主”意；对应“动手”的“虎”则由自毛自称“虎气为主”。
- 6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 — 1976）》，下卷 1779 页。
- 671) 同上，下卷 1546 页。
- 672) 同上，1740 页。
- 673) 同上，1619 页。

（夏 刚，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人称代名詞の「魔法の杖」から中国の要人の内面と社会の規則ルールを探る（下の1） ——『晩年周恩来』『毛沢東の私生活』『林彪秘書回想録』『国家の囚人』『紅夢』を手掛りに

本稿は中国共産党の指導者や関連人物の言説から、自他関係や自己規定を表出する人称代詞・呼称の用例を抽出し、要人等の内面世界・思考回路や中国社会の規則・機微を探求するものである。

連載の「上」「中」の部分では、中国の政治・社会の原理と思われる「理・礼・力・利」（同音の li）の相関・相互内包を基軸とし、自己主張・表現の「主我」型対「無我」型の異同・相互転換を主眼とし、様々な場面で様々な人物が使った様々な用例を検証し、中国語の常識に沿って中国の人間集団の行為文法を掘り下げ、更に二人称代名詞の「你」と「您」（敬称）、繁体字の「愛」と簡略字の「爱」の字形を切口に、「心」の有無から親疎や榮辱を反映する待遇表現の本質や時代精神の変化を読み解き、「名・命」の同音が表徴を成す中国の「名の文化」の視座から、人間関係の遠近法や集団生活の「潜規則」（暗黙の規矩ルール）に光を当てた。

これまでの論考では、中国語で「原理」と同音（yuanli）の「円礼」（潤滑油としての礼儀等を表す造語）の仕組みを再発見し、「満は損を招き、謙は益を受く」等の「魔・道」（魔界・仏界）に跨る処世術を再評価したが、「下の1」の部分では、先ず党・国内外の「人際」（人間）・国際関係上の「同志」「兄弟」「朋友」の用法を取り上げ、此等これらの呼称の「真心実意」（誠心誠意）と「虚情假（仮）意」（上辺うわべ [口先] だけの親切・好意）等の多面性を指摘した。「大親不拘」（高度の親密さは礼法に拘泥しない）という逆説を立てた半面、毛沢東宛ての嘆願書等で要人が其々それぞれ使った「你」「您」等の呼称と各々の結末との相関を分析し、「封建的社会主义」の体制下にも見え隠れしていた「不敬罪」の掟おきての一形態を突き止めた。又、単に「你！」と言う呼び掛け方が非難に聞えるという、露西亞語との共通性や日本語との相違性に着目し、中国の普遍的且つ鮮明な人間対立と相互因果関係を持つ対ついの思想や性悪説が中国語の根底に有ると結論付けた。

（夏 剛，立命館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